



「胡海門」

編者先生：三月二十九日文匯報載民社黨的胡海門自平抵滬，出席該黨中常會，會後語記者：「在北方時，確曾反對民社黨參加政府，但抵滬見大勢使然，局而已成，也祇好如此！」文匯報編者認爲「這幾句話，很可代表今日一般好心腸者的心情」。文匯報編者這種評論，尙嫌軟弱無力。老實說，胡海門所說「局面已成，也祇好如此」的話，簡直不成體統。先生，我寫此信，並無反對民社黨參加政府之意。我也不是在這兒批評胡海門個人，因爲有許多人根本還夠不上我們評論的程度。此信目的，僅在陳述我心中的感想和憂慮：爲什麼今日中國獻身政治的人那樣沒有骨，沒有主見。平時亂噓亂嚷得厲害，好像硬得很，可是到了正經場面上，給人家幾句話，就完全走了樣，而且走樣走得這樣快。就像胡海門所說：「局面已成，也祇好如此！」這「也祇好如此」一語，成什麼話？假如中國政治上儘添上許多不三不四的丑角，中國的政治怎麼得了！

傅省三 三月二十九日 上海

外交部長的繼任人選

記得潘光旦先生曾在「宣傳不是教育」一文中，指出宣傳和教育的分別。今日中國的黨化教育，統制教育，可說是十足的「宣傳教育」。在這種情形下，青年們是不會獲得心智的啓發，人格的感化，感情的淨潔，精神的感召的。

編者先生：王世杰在三中全會備受攻擊，論者哀之。外交重要，王氏既審意去職，不可無特出之士以繼其事。最近國府令免周佛海一死，周佛海應死而竟遺不死，其才能之超人，殆可想見。將功贖罪，往例甚多，本人建議起用周佛海爲外交部長，俾使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亦能收「起死回生」之效，未知當道以爲如何？

張大倫 三月二十九日 上海

自由與發展

編者先生：讀了貴刊二卷二期蕭公權教授所作「論教育政策」一文，引起我深切的同感。文中所說的教育的統制與放任的優劣各點，切中時弊。我覺得中國今日的教育當局，把教育完全看做消極的「管理」與形式的訓練，對於啓發學生思想和人格的薰陶與感化，未免太忽視了。

今日全中國人民的迫切需求是民主與自由，教育自然應該向這個方向走。的確如蕭先生所說的：「愈自由，愈能發展。」目前青年彷徨於思想的歧途，感情的發洩也找不着適當的出路，於是苦悶、憤懣、疑慮……種種不安的現象都呈現出來。教育當局看到學生們「行動越軌」，便想出各種方法來壓抑、管制。殊不知青年的思想是純潔的，只要你儘量給他們發展思想的自由，給他們有發洩感情的機會，他們自然會「安心讀書」的。

記得潘光旦先生曾在「宣傳不是教育」一文中，指出宣傳和教育的分別。今日中國的黨化教育，統制教育，可說是十足的「宣傳教育」。在這種情形下，青年們是不會獲得心智的啓發，人格的感化，感情的淨潔，精神的感召的。

總之，教育者不能給被教育者以熱烈偉大的愛、力、同情、了解，那便是教育的失敗。未知當道以爲如何？

楊同芳 三、二十。 上海

組織·生活·信仰

編者先生：貴刊二卷一期梁漱溟先生在「樹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中說：目前之患，全在文化之雜亂不調上，也可以說，缺乏「公共的信仰」。這話誠屬一針見血。但如何使民間的文化，溝通協調？如何建立這「公共的信仰」呢？我以爲中國人沒有共同的信仰，甚至沒有公共的問題和公共的要求，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公共的生活。在內地，根本缺乏組織，尤其是比較合理的組織。眼前所謂組織也者，除了一塊招牌，掛羊頭賣狗肉外，毫無內容可言。這些組織，徒使人痛恨厭惡而已，稍有理性者皆不願參與。結果，大家都陷於苦悶麻木之中，變成了「形勢分散，心理乖舛」的社會，因此，我深深地覺得，蔣錫昌先生所提議的「互助會」是十分需要的，但需要更具體的辦法，和更確定的目標。我希望，編者和梁先生，能夠在這一點上，給我們更多的指導，我所遇到的人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同樣的苦悶和徬徨，難道這絕大多數的人們，將坐視社會的崩潰、自身的沒

落而無法自救麼？必需在組織中，獲得公共的生活，在公共生活中，建立共同的信仰，這樣，才有改造社會的力量。

田菊安 三月十七日 廈門

編者按：蔣錫昌先生的第一信及第二信，見本刊二卷一期三期本欄。我們歡迎田先生擬一個更具體的辦法和一個更具體的目標來，以供大家討論。我們並歡迎本刊讀者參加這個討論。

武漢的護權遊行

編者先生：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提議討論中國問題後，全國各地均有「護權」運動。武漢方面由政府暨國民黨團各機關督促，於三月十九日舉行遊行示威。除武漢大學及華中大學未參加外，其他如中華大學、省立農學院、省立醫學院等以及武漢三鎮所有的公私立中學，都曾「踴躍」參加。其中各中學學生整隊出發，學校當局乃是採取最有效的方法——「點名集合」。至於大學部分，如某學院的訓導長何清銘，在點名時，竟發出一種非常恐嚇的語氣，接着又說：「我不是以威力壓迫你們。」情形真令人難過極了。當各學校在武昌閱馬場集合開會時，政府要員躍上主席台大吼：「所有的台下人都應該守秩序，不准亂動。」警察憲兵如穿梭般地在我們幾萬男女學生中來來往往，刺刀明晃晃，盒子炮大開日。遊行時沿街是警察憲兵便衣隊和特務工作者，不知是保護，抑是監視？

文弼成 三月二十日 武昌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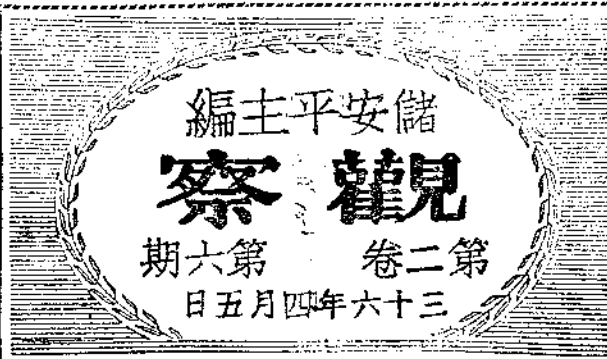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

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送方法。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梁漱溟：

楊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

史立常：

李慕白：山東大學教授

從美蘇說到國內

吳世昌

最近國內外所發生的許多重要事情，對於中國這一代甚至下一代都將有很大的影響。在許多事情之中，最富於戲劇性的是外長會議之否決討論中國問題和國軍攻取延安。但最富於戲劇性的倒不一定是骨子裏最嚴重的。而且，這類事情的演出都有其必然的原因和心理準備。我們現在姑且以這兩件事為骨幹，略論其相關和附屬的若干事情。

莫斯科的外長會議，雖然大家都知道其主要議題為對德奧和約，與中國本身問題無關。然而大家却非常關切，甚至寄與若干不安或期待。此種心理是有原因的。第一，因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舉行之莫斯科外長會議中，曾討論到中國問題，列舉希望中國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國內和平，盟軍撤出中國，不干涉中國內政各項，其觀點大致與同月的杜魯門聲明差不多。這個聲明對於次年一月間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不無從旁促成之功。而且這一外長會議的議決案，我外交當局當時曾聲明完全贊同。事隔年餘，我國內局勢變化極大，美國國內局勢變化也極大，中蘇關係，美蘇關係，又逐漸尖銳化，而此四者又有密切關係。這四種局勢的結果，使中國一部分人士對這次外長會議引起不安，另一部分人士則寄以期望。第二，外長會議適在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閉幕之前五天舉行，討論或不討論到中國問題，對於國民黨今後決策必有重大影響。這種可能的影響，或正或反，都足以使目前中國的僵局趨於明朗化，雖其為利為弊則是另一問題。第三，在外長會議之前，美國調一個最熟悉中國政情的馬歇爾為國務卿。以準備出席外長會議，一般推測此舉多少與中國問題有關，或將與蘇聯謀取對於中國問題的一致意見，以便使遠東問題單純化。這三個原因，都使國人對於外長會議特別關切。

中國這一年來，由全國所祝望的可能的和平、團結、民主、統一，演變到今日的遍地戰禍，民不聊生，雖說是由於中國自己的國共之爭，但與美國議員選舉之共和黨得勢，使杜魯門隨之右傾，大有關係。甚至可說，目前世界上一切大局的變化，均與美國之右傾有關。而在美國右傾的紀功碑上，蘇聯之在戰後赤化半個歐洲這一事實，是要大書特書的。美國人對蘇之恐懼心理，都由此出發。當然英國也怕了蘇聯，英美軍事的劃一標準，成爲一個體系，英法簽訂二十年軍事盟約，若說是防德，不如說是防蘇。英語集團與斯拉夫集團的對立，乃至尖銳化，看似與中國無關，實則對於素無獨立外交的中國，時時在發生暗示與影響，因此也牽涉到內政。若從另一觀點來看此對立，即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立，則又足以解釋中國內戰的基本原因。

在外長會議未開之前，我外部曾聲明該會不得討論中國問題。如欲討論，必須有中國代表參加，否則任何討論均爲無效，其議案對中國亦無拘束力。此在事前聲明極爲得體。既開會以後，莫洛托夫提出討論上次外長會議議決案中關於中國部份之執行情形的議案，馬歇爾反對列入議程，祇同意會外討論，其文亦然。此時政府已下令中共人

員撤出京滬渝各地，完成進攻延安的軍事部署，故堅決反對外長會議不論正式或非正式討論中國問題，並拒絕外長會議之邀請，出席討論中國問題之會議。而周恩來亦早經聲明中國內政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此語亦在答覆記者問及外長會議時而發，然頗有責備美國過去干涉中國內政之意。一部份學生，也發動了所謂護權運動。使莫斯科奇怪的，中國左右兩派人士都反對在外長會議中討論中國問題。莫洛托夫提案時大概忘記了左派人士也有中國人的自尊性，結果是馬歇爾連忙贊成中國的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撤銷會外討論的附議，只願與英蘇交換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並將報告送達中國。

但同時，美國却突然宣布，將以四億美金貸與希臘與土耳其，以助希臘政府消滅其共產軍和使土耳其軍備現代化，以防止蘇聯的領土要求。在國內，也在檢舉各部門的共產黨員。而準備給中國的五億或不止五億貸款，原說是要在中國成立聯合政府以後才給的，現在也可以照付了，總之，美國是毫無保留地露骨反共了。而這一切，都是在外長會議進行期中宣布，不僅不怕得罪蘇聯，而且顯然是以這一切來作為馬歇爾的外交資本。我們大概還記得，在外長會議之前，美政府曾召集議員、海陸空軍的重要人物、外交家、經濟學家、遠東問題歐洲問題專家百餘人，與馬歇爾等舉行極端秘密的重要會議。雖稱秘密，而當前問題之中那一類的值得如此鄭重的商討，而且其趨勢如何，則事實上頗易測知。這一會會議，或者保守點說，美國在外長會議期間宣布的反共決策，使國民黨對於中共態度之決定，有劃時代的作用。若謂蘇聯對於這一會議的議題及趨勢全屬茫然，也難令人置信。所以莫洛托夫一下子即向美代表提出中國問題，其實也可說借此以試探美國的態度，以為商討對德奧和約時的一種準備。若有人以為莫洛托夫此舉是要幫中共的忙，殆未必盡然。蘇聯目前的全副精力，還在歐洲方面。至此，我們亦可了然於美國之以馬歇爾為國務卿而出席外長會議，不在他是熟悉中國政情的人，而在他是一個軍人。美國深感過去的文人（斯退丁紐斯）對蘇辦外交，如波蘭問題、捷克問題、南斯拉夫問題等，著著失敗，這次以聯合國作戰的參謀總長、戰略專家來應付蘇聯，並以種種突擊性的決策為其後盾，以挽救歐洲問題的最後一關，成則美國可以為歐局的重心，敗則退保遠東。中國則是在戰後外交上最後的一個堡壘。

蘇聯也看透這一點。所以她此刻對中國問題並不堅持，只想先佔點便宜去再說。我們作為中國人民，固然總要反對任何一國干涉中國內政，而實際上未能擺脫成爲別國勢力範圍這一現象，因此其外交決策和內政作風亦常受別國的暗示影響。如果要建立自主自強的外交，解除一切外鑲因素，當然要先求國內的和平統一。但是目前的外鑲因素，已不容許在短時期內可以和平。回想在上次外長會議文告中與中國並列的伊朗，早已沒有內戰而我們却仍在廝殺，能不令人齒冷？

這一個令人齒冷的內戰，據國防部長陳誠在攻下延安以後對記者談話稱：三個月可以擊破共軍主力。但要全部肅清，則爲時頗久。問題就在這裏。共軍如果只是流寇股匪之類，則主力擊破便可粗安。但自民國十六年國共分家，賀龍、葉挺兩營從國民革命軍中叛變出去，成爲共軍以後，直至抗戰，一直在剿匪，經常在擊破其主力，而始終未能肅清。而且擊破之後，不久又膨脹起來，其主力超過擊破之前。可見這決不是一個軍事可以解決的問題。全部肅清要「久」到什麼程度，陳公沒有說。「清」到什麼程度，也沒有說。現在的蘇北，據說已經肅清了，但據泰興、東台來人談，則交通點線之外十餘里即爲共軍勢力範圍，其鄉村組織仍極堅強。攻下延安主要是靠空軍，一天幾十架的飛機炸一內地縣城，當然可以攻下的。依此推算，共軍今後將無法據守城市，殆無可疑。但共黨的政治根基本來不在城市裏，它的政治法寶土地政策是以農村爲背景的。市民在共黨的術語中是布爾喬亞，在共產革命的過程中根本是要揚棄的。現在如果有人因不滿現狀而批評政府，中共是歡迎的，不必因爲其人同情中共，乃是因爲任何批評政府，足以減低現政府威望的事，中共都歡迎。共軍被迫退出城市，挾所有壯丁物資以俱去，散入廣大的農村和山區。要肅清他們，雖有把握如陳誠將軍也者，竟也以爲需時頗久，則無陳將軍之把握者，自更不敢樂觀了。

但是，雖然需時頗久，要不要肅清農村和山區的共軍呢？在國民黨的邏輯上當然是要的，因爲三中全會的態度已很明顯，不但共軍是叛亂，而且共黨也已變爲不合法的黨，中共人員是要以暴亂分子的罪名被捕的。除非，據陳將軍說，共黨願意和談，把軍隊交出來整編。這後一項，在中共看來，也是共軍的被肅清，當然也不可能。

但果真要肅清共黨，或者把範圍縮小些，共軍，則是一個兵連禍結的長久局面。政府經常必須維持大量的陸軍和空軍，而且有經常作戰的活動。這筆龐大的戰費，持久的戰費，當然只有全國人民來負擔。在戰爭中，必有些人發財，而貧者則愈貧。而這一現象本身，却是培養共產黨最好的肥料。馬克司以為資本主義發達到極點要發生共產革命，就蘇聯建國和中共坐大均在戰時發生這兩件事實看來，倒是戰爭消耗到民不聊生時是最適宜於共產黨的發展。如此，則必一面肅清共產黨，一面培養共產黨，彼此循環，莫知所屆。

也許國民黨在把共軍逐出城市，恢復交通幹綫以後，不再理睬鄉村山區的共黨，埋頭建設，恢復經濟，同時與其他黨派合作，實行憲政，以治績來打倒共黨。這似乎比較聰明，也可能成功的辦法。但第一，共軍必不肯讓你從容幹去，必將到處擾亂。第二，即使共軍歛跡，在自己的小範圍內休養生聚，不再出擾，則問題仍在政府本身有無此能力。在抗戰及中共對峙時期，憂患重重，尙且政治低能，官吏貪污，一旦沒有了異己的威脅，亦即沒有了自傷，低能和貪污的現象殆將更甚。第三，共黨終極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而實行共產政府，則休養生息到最後仍必出來鬥爭。因此，即使國民黨在把共軍趕出城市交通綫以後想罷手，前途希望仍極渺茫。然則現在停戰好不好？老百姓當然全體舉手，無條件贊成。但國軍不會肯；這是廢話。剛剛打得有點順利，如何停戰？共軍不會贊成；失了延

安停戰，豈不等於屈服？國軍以為你在幫共黨說話，為它求饒，好保全實力。共軍以為你在替國軍打算，作它幫閒，訂城下之盟。自以為了解此種情形者，必以主張停戰者為迂闊無當，不識時務。但交戰雙方加起來不等於一個中國，更不等於中國全體的老百姓。而中國的命運，全體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却正操在這交戰雙方的手裏，而莫可如何。在這個悲慘的大勢之下，所謂三中全會云云，雖然照這議決了許多十全十美的議案，人民對之也就無甚興趣。被關切的只有重新決定對中共態度一點，因為那是可能廝殺到自己頭上來的。

所以今日中國老百姓的問題，仍只是一個和戰問題，而且必須和平才有辦法，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工業化。照共黨的分田辦法，每人只得二三畝，也是活不下去的。只有工業化，才能提高生活水準；連農業也機械化，集團農場化，才能提高產量，節省勞力來從事工業。而在長期內戰的情形下，工業建設是不可能的。此刻要雙方停戰固然難，但不能因難而任使國家毀下去。民社黨會以停止內戰為參加政府的條件，大致也看到這一點。無如民社黨對於憲政太熱心，殆將不俟和平而實行其理想。在此大勢之下，中國目前很難有出路，如果有，只有在愛好和平者的努力中去發現。要統一，也只有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觀察二卷四期錢端升先生說：「走戰爭之路不久會走到絕路的盡頭的。」到了「眼前無路想回頭」時，恐怕倒斃的已不僅僅是手無寸柄的老百姓了。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

張東蓀

施復亮先生在「時與文」創刊號上的「中間派的政治路綫」一文引起了我不少的感想。施先生此作是目前最能代表大多數人心理的一篇文章。我願追說一說我們所以建立這樣中間性路綫的用意。今天來說，雖已有一些明日黃花之感，然而自信仍不失為一個有價值的工作。

中國的出路本來最理想的是：

- 一、以整個東亞的中國作為美蘇的橋樑。在亞東方面把美蘇的衝突調和下來，藉以謀世界的安定。
- 二、以廣西與陝西並富有獨立性的第三者人們作為國共的橋樑。將國

共兩黨各迫使其趨于正軌，同時把他們拉攏起來，得到大合作。這兩點本是一件事。由國共合作乃得統一。這樣統一的中國，方對於美蘇有中和作用。所以我們努力于調停國共並不是想作「和事老」或僅僅「勸架」而已。蓋我們有見于要使中國成爲中和性的國家以介乎美蘇之間，則必定先把中國的政府變爲聯合政府。換言之，即用聯合政府以表現中國在國際上的中間性。否則如果不幸竟演爲一黨政府，我們可料定國民黨全勝時，蘇聯必感不安；而共產黨執政了，美國亦決不放心。可見聯合政府的反面無不引起國際間糾紛與煩悶。

我們這種主張却是根據我們對於「民主」的解釋。民主當然可有種種的解釋。但國民黨對於民主的解釋是錯誤的。他們以爲有了憲法，去辦選舉，這就是民主。我們則以爲有憲法只是一紙空文，辦選舉而由黨部壟斷，這不但非民主，且更是反民主。所以憲法與選舉不是民主的核心。我們因此遂主張各黨共存，都能發展，這就是民主。除了各黨並存合作以外，另求民主，這不是曲解民主，便是有意造成假民主。總之，各黨協商，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制衡，這乃真是民主。民主亦就只是這個，並無其他。國民黨的人往往以爲各黨派不即等于人民。在表面好像言之成理，其實按諸原理，並無是處。何以言之？我們不能說黨派不是人民。人民對於國事有意見亦不能每個不同。所有主張大體可歸若干類。例如主張維持黨門資本的利益，雖不必盡爲國民黨員，但國民黨足以代表之。又如主張土地再分配，雖不必都是共產黨員，然共產黨足以代表之。又如有些人們主張無條件的親美，雖不隸籍于國民黨，然不必在國民黨以外另成一派。更如主張調和美蘇與使國共妥協，這樣的主張實在有極大多數人，這些人不在民主同盟，但却可說他們都站在民主同盟的背後。每個黨不是僅靠其黨員；當然還有些人民與其主張相類似。倘使能把各黨的主張都納在一起，恐怕所有人民的意見在大體上亦盡于斯矣。

這還說意見，至于社會的利益更爲顯明。人民之社會的利益是依其社會的地位而定的。農民的利益即在于農民這個階級；工人亦然。如果有個政治集團來代表他們的社會利益便無異于他們各個人自己出來主張。所以國民黨是代表黨門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共產黨是代表農工無產階級的利益；民主同盟是代表所有中間階層，例如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律師，會

計師，醫生，新聞記者，民營廠家與中產商人等等。社會利益亦只能這樣的區分，用不着細分爲數百數千的種類。如果把這些黨派都能調和在一起，便亦可說所有的人民的社會利益都包括在內了。所以各黨協商在表面上好像只是黨派的事，而實際上却正是實現民主。用這樣的方式來實現民主，固然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然而却對於民意並無甚麼歪曲。反之，像國民黨所要求的那樣主張撥開黨派，直接還政于民，好像是很漂亮，而其實乃真是想強好民意。總而言之，我們以爲民主的精神就在于容納「異」，而折衷于「同」。第一是 *Compromise*。第二是 *Check and balance*。沒有這兩點，則決沒有民主。

根據這同意義，我們要討論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性質。其實中國今天一切的困難無不是歸根于有這樣的兩個黨。論黨團的本身性質，我們可以大膽說，中國如果要真正變爲民主國家，則決不能容許有這樣的不適于國家的政治集團在國內爲所欲爲。當前最切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把國民黨由特別政黨變爲普通政黨。換言之，即由民主國家所不能容許的組織變爲民主國家所能容許的組織。變更的方法可有兩種：一是由國民黨自動；一是由環境來逼迫。國民黨的惡化、腐化、失民心、無能力、已爲國內國外所共知的事實。惟對於「何以易之」，則我只見有些人在那裏痛罵，有些人在那裏祈禱，除此以外，却未見有甚麼好法子。其實國民黨並不怕罵，同時亦決不接受祈禱。它未嘗不想改，不過只是在表面上想改頭換面，而實質上仍要維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們主張要使國民黨改變其性質，必須先創造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四面有監督與壓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平衡與制衡」。而這個平衡與制衡亦唯由聯合政府方能實現。可見我們對於國民黨與其說是反對它，毋寧說是想救它。從反面來說，這種爲外國人認作壞人集團的壞政府，倘若去之，當無可惜。無如據我們觀察，要革它的命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硬要去做，只有演成長期混亂與全國糜爛而已。革命的對象尚未推倒，而民族的生命却先瀕于死亡。老實說，今天還沒有人能革國民黨的命。萬一它要覆亡，那是它自己革自己的命。我們對於國民黨本無所用感情，既無憎，亦無愛。上述主張完全出于理性。施復亮先生說，速停戰是于國民黨有利，恐怕亦是出于同一的觀點。

至于共產黨，我們亦並不以為這樣的黨性太強的組織是適宜于民主國家的。不過共產黨確有一點較國民黨為優，就是：它對於它的主張尚有誠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義，則它在民主國家便不復仍為一個障礙了。我們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義它是說說即算數的。反之，國民黨却因為言行始終不一致，不能喚起人的信任。例如國民黨口口聲聲主張以政治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而其實在心理與行為上始終沒有拋棄武力解決的辦法。所以共產黨的問題不在目前，因為現在是實行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和我們所主張的民主可說幾乎完全相同。于是要問：共產黨在將來是否有問題？共產黨的人嘗不諱言他們是信奉馬克思主義者。馬歇爾的離華聲明書尤強調這一點。以為共產黨最後終必拿出它的共產革命來。我個人亦曾和他們談過：他們中有些人都是三四十歲的，但總是說只好期之于其子孫，他們這一生是看不見了。可見即在他們亦只認為這是五六十以後的事。但是我們的看法却不這樣呆板。五六十以後的中國是甚麼樣子，誰亦不能預測。亦許到那時候，中國的人民個個都有飯吃，生活水準完全提高。在一個家給戶足的社會，加以中國人有愛好平和與篤守中庸的天性，而謂那時仍必掀起社會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觀條件。共產主義者如果忠實于馬克斯，必是一個客觀主義者。客觀條件不具備而想革命，這是主觀主義。何以必知五六十以後這些客觀條件即能具備，恐怕共產黨並沒有把握。因此我主張我們對於這種未來革命論實在不必認真，尤其不應該害怕。馬歇爾未能看透這一層，殊使人遺憾。這完全繫于今後數十年的努力。努力的成績如何即可發生變化。姑以蘇聯為比喻。請問現在的蘇聯究竟是向左呢還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誰能猜得出蘇聯今天的狀態？總之，五六

十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是決于從今天起的經濟措施。倘使在土地與工商業上都能用含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政策，則大概可以說將來革命的避免是極有可性的。所以我認為共產黨絲毫沒有可怕的地方。這些不是杞人憂天，就是想對共產黨施以打擊。而須知我們倘想避免將來的革命亦只有從現在起努力；決不是現在把共產黨打倒了消滅了就可以了事。可見我們主張把共產黨拉入聯合政府亦正是為了消弭這個未來的隱患。因為它加入了政府便不能不自改變其性質，即把革命的政黨變為普通的政黨。

我們的用意雖有這樣許多，而其方法却只是聯合政府一點。所以聯合政府是解決一切困難的總匙。聯合政府之敢于垂成，實由于美國人對於這個觀念和我們的用意不同。國民黨對於聯合政府另有一套特別的觀念，這且不去說它。所可惜者乃在于美國人未能了解我們這一番意義，所以美國雖想幫助中國以造成聯合政府，但其目的却只在意圖加強國民黨，消納共產黨，而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以親美。這便與上文所述的作美蘇橋樑一層完全相反了。今後美國如不澈底覺悟，中國將永為犧牲者。而美國的目的亦未必能達到。此之謂損人不利己。老實說，中國人很願意向美國明白表示：只要美國不想以中國為反蘇基地，中國當然願意親美甚于親蘇。因為中國今後需要建設，蘇聯在經濟與物資上都無能力以援助我們，則只有仍求助于美國。所以美國只要把其恐蘇心理不在東亞作何打算，中國與美國特別拉近一些乃是天然的。

以上所說雖有一些明日黃花之感，然而聯合政府這一個藥還不失為一劑永久有價值的起死回生湯。倘使不幸不走這條路，則今後的變局只有一個慘不忍言的了。

三月廿日

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 (中)

梁漱溟

六 第五第六特徵

如我們所習聞，世界上人看中國為一不可解之謎。這是自昔已然，而因此次抗戰更又引起來底。特別在好學深思底學者間，一直沒有改變過。

惜中國人身處局中，自然不易感覺到此，而淺薄底年輕人則更抹殺中國文化的特殊。著者往年（一九三〇），曾為文指出兩大古怪點，指引不肯用心底人，去用心。兩大古怪點是：

一、歷久不變底社會，停滯不進底文化；

二、幾乎沒有宗教底人生。

現在即以此爲第五及第六特徵，稍說明於次。

先說關於宗教一點。中國文化內宗教之缺乏，中國人之遠於宗教，自來爲許多學者所同看到底。從十七八世紀，中國思想和其社會情狀漸傳到西洋時起，一般印象就是如此。直至最近，英國羅素 B. Russell 論中國傳統文化有三特點，還是說中國「以孔子倫理爲準則而無宗教」，爲其中之一。固然亦有人說中國是多宗教底（註三）；這看似相反，其實正好相發明。因爲中國文化是統一起，今既說其宗教多而不一，不是證明它並不統一於一宗教了嗎？不是證明宗教在那裏恰不居重要了嗎？且宗教信仰貴乎專一，同一社會而不是同一宗教，最易引起衝突；但像歐洲以及世界各處歷史上爲宗教爭端而演之無數慘劇與長期戰禍，在中國獨極少見。這裏宗教雖多而能相安，甚至相安於一家之中，於一人之身。那末，其宗教意味不是亦就太稀薄了嗎？

自西洋文化之東來，國人欲以西洋軍備代替中國軍備，欲以西洋政治代替中國政治，欲以西洋經濟代替中國經濟，欲以西洋教育代替中國教育……種種運動皆盛起而未有已；獨少欲以西洋宗教代替中國宗教的大運動。此正爲中國人缺乏宗教興趣，且以宗教在西洋亦已過時之故。然由此不發生比較討論，而中國無宗教之可異，乃不爲人所騰說，則是一件可惜底事。關於此問題，隨後即將討論，這裏更不多及。

次言中國文化停滯不進，社會歷久鮮變一點。這涵括兩問題在內：一是後兩千年底中國，竟然不見進步之可怪；再一是從社會史上講，竟難判斷它是什麼社會之可怪。因爲講社會史者都看人類社會自古訖今一步進一步，大致可分爲幾階段；獨中國那兩千多年，却難於判它爲某階段。兩問題自有分別，事情却是一件事情。茲分別舉例以明之。

例如馮友蘭氏述中國哲學史，上起周秦下至清末，只劃分爲兩大階段。自孔子到淮南王爲「子學時代」，歷史時間不過四百餘年。自董仲舒到康有爲爲「經學時代」，歷史時間長及二千餘年。即中國只有上古哲學及中古哲學，而沒有近古哲學。因爲近古時期所產生底哲學，和中古底還是沒大分別；儘管二千多年之長，亦只可作一段算。西洋便不然。近古哲學中古哲學不唯產生時代不同，精神面目亦異；這是中國沒有底。馮氏並申

論：中國直到最近，無論任何方面皆尙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方面不及西洋，蓋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面特其一端而已（註四）。——此即前一問題之提出。所謂「中國歷史缺一近古時代」，是說歷史時間入了近古，而中國文化各方面却還是中古那樣子，沒有走得出來，進一新階段。這種停滯不進，遠從西漢直至清末，首尾有兩千年以上。

往時嚴幾道先生所譯西洋名著中，有英人魏克斯「社會通詮」一書，是講社會史底。其書大致講人類是由圖騰社會而宗法社會，由宗法社會而軍國社會；至於佛特（封建）則爲宗法與軍國間之閭位。嚴先生根據其說來看中國，第一便感覺到長期停滯之可怪；在譯序中說：

山唐虞以訖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時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必變，商君始皇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燔詩書，坑儒士，其法欲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迹其所爲，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爲軍國社會者歟。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今猶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榮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

其次，他便感覺到難於判斷中國究在社會史上那一階段；他只能說：夫支那同宗法之社會，而漸入於軍國者；綜而覈之，宗法居其七，而軍國居其三。

此即後一問題之提出了。

後一問題之提出，實以民十七至民廿二年之一期間最爲熱鬧。有名之「中國社會史論戰」即在此時；論戰文章輯印至四百冊，而其餘專著及散見者尙多。這是出於講社會史的更有力底一派——馬克斯派之所爲。蓋當國民黨軍北伐之後，革命論理發生爭執，要追問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方可論定中國革命應該是什麼革命。因爲照馬克斯派的講法，若是封建社會便當行資產階級革命；若是資本社會便當行無產階級革命。從乎前者，則資產階級爲革命主力；從乎後者，則資產階級爲革命對象。一出一入之間，可以變成相反底主張。又非徒作歷史學問研究，而是要應用於現前實際，關係真是太大。但中國究竟是什麼社會呢？却議論不一，誰都認不清。

從遙遠在莫斯科指揮中國革命底第三國際，直到國內的共產黨國民黨一切革命家，聚訟不休，以此分成壘壘，演為派別。於是「中國社會史論戰」編輯者王禮錫氏，就有這樣說話：

自秦代至鴉片戰爭以前這一段歷史，是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一段謎底時代。這謎底一段，亦是最重要底一段。其所以重要者，是因為這一箇時代有比較可徵信底史料，可憑藉來解釋秦以前底歷史；並且這是較接近現代底一段；不明瞭這一段，便無以憑藉去解釋現代社會的來蹤。這一段歷史既是把握中國歷史的樞紐，却是這箇時代延長到二千多年；為什麼會有二千年不變底社會？這是一箇迷惑人底問題。多少中外研究歷史底學者，迷惘在這歷史底泥坑！（註五）

論者既不易判定其為什麼社會，則講說其詞，強為生解，如云「變質底封建社會」，「半封建」，「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制度不存在而封建勢力猶存」，……種種不一而足。更有些學者（蘇聯的及中國的），如馬扎爾（Mazur）柯金（Kotin）等，則引據馬克斯曾有「亞細亞生產方法」一說，以東方社會（印度、中國等）為特殊之例；中國在近百年前，沒有受西洋資本主義影響之整箇時期皆屬於此（註五）。而所謂東方社會，則長期停滯不前，固為其特色之一。

七 第七箇特徵

再則，中國的家庭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聞名底。中國老話有「國之本在家」及「積家而成國」之說；在法制上，明認家為組織之單位（註六）。中國所以至今被人目之為宗法社會者，亦即在此。研究中國法制史者說：

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簡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簡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是以家族本位為中國社會特色之一。（陳顯遠著「中國法制史」第六三頁）

研究中國民族性者說：

中國與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點：西方認簡人與社會為兩對立之本體，而在中國則以家族為社會生活的重心，消納了這兩方對立底形勢。

（莊澤宣著「民族性與教育」第五六〇頁）

凡此所說，大致都是很對底。而言之深切善巧者，又莫如盧作孚先生：

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底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等關係是中國人第二重底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範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中略）人每責備中國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會；實則中國人除了家庭，沒有社會。就農業言，一箇農業經營是一箇家庭。就商業言，外面是商店，裏面就是家庭。就工業言，一箇家庭裏安了幾部織機，便是工廠。就教育言，舊時教館是在自己家庭裏；教專館是在人家家庭裏。就政治言，一箇衙門往往就是一箇家庭；一箇官吏來了，就是一箇家庭來了。（中略）人從降生到老死的時候，脫離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脫離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賴。你可以沒有職業，然而不可以沒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供給於家庭當中。你病了，家庭便是醫院，家人便是看護。你是家庭培育大底；你老了，只有家庭養你。你死了，只有家庭替你辦喪事。家庭亦許依賴你成功，家庭却亦幫助你成功。你須用盡力量維持經營你的家庭。你須為他增加財富，你須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這樣仰望於你，社會眾人亦是以你的家庭興敗為獎懲。最好是你能興家；其次是你能管家；最歎息底是你不幸而敗家。家庭是這樣整個包圍了你；你萬萬不能擺脫。（中略）家庭生活的依賴關係這樣強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壞其他社會關係，至少是中間一段障壁。（盧作孚著「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生活書店出版）

我們即以此列為第七特徵。

八 其他特徵

就吾人聞見所及，一般談到中國文化而目為可怪者，其事尚多多。例如中國開化既早，遠在漢唐文化已極高，學術甚富，而卒未產生科學，即其一可怪之事。

中國人自古在物質方面的發明與發見，原是很多。在十六世紀以前底

西洋，正多得力於中國這些發明之傳過去。舉其著者如：一、羅盤針，二、火藥，三、鈔票，四、活字版印刷術，五、算盤等皆是，而六、造紙尤其重要。威爾斯在其「歷史大綱」第三十四章第四節How Paper Fabricated The Human Mind說得最明白；他以為歐洲文藝復興，可以說是完全得力於中國造紙之傳入。還有鐵之冶煉，據說亦是中國先發明底。從這類事說去，物質科學便在中國應該可以產生出來；何以竟不然？

史記扁鵲倉公傳，曾說到古時俞跗的人體解剖術。後漢書華佗傳，更清楚地說：

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瀉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這明明是實地勘驗底科學家之所為。如其還不够科學，也是科學所從出了，何以後世轉不見有這事，而全都歸入一套玄學觀念底運用？

論理和數理，都是科學的根基。這種學問的發達與進步，都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進步發達相應不離。中國講論理在在周秦之際百家爭鳴的時候，倒還有些；後來竟無人講起。算術雖不斷有人講，亦曾造於很高地步；但終不發達，而且後來亦鮮進步，甚至於失傳。例如南北朝時候南齊人祖冲之的圓周率，據說「為第五世紀世界最精者，其時印度歐西皆所不及，足以睥睨天下」。——見茅以昇先生「中國圓周率略史」一文，載在「科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他的創見，據說「在西洋一五七三年德人Valentin Otto始論及之」，後於我一千年有餘。——見李儼著「中國算學史」。儼你如此高明，無奈空間上不能推廣發達，時間上不能繼續進步，亦就完了。類此退而不進底現象，當然是中國不能有科學成功之由來；但緣何有此現象，我們不能不怪而問之。

總上所說，中國學術不向着科學前進這一問題，我們列為第八特徵。繼此又應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觀念要求，及其形諸法制如歐洲所有者，始終不見於中國，亦事屬可異。自由一詞，在歐洲人是那樣明白確實，是那般寶貴珍重，又是口中筆下行常用不離；乃在中國竟無現成詞語適與相當，可以翻譯出來。最初傳入中土，經嚴幾道先生譯成「自繇」二字，其後乃以「自由」二字沿用下來。張東蓀先生近著「理性與民

主」一書，其第五章論「自由與民主」，有云：我敢說中國自古即無西方那樣底自由觀念。……他費許多研究證明中國只有「無入而不自得」的「自得」一詞，似略可相當；此外便沒有了。試問：若非兩方社會構造迥異，何致彼此心思頭腦如此不能相應？我們不能說這恰證明中國過去是封建社會，封建文化中當然沒有近代之自由觀念。西方自由觀念更古之淵源不說，當世紀人們向貴族領主以武力爭取或和平購買自由，即成立了不知多少之憲章及契約，固非忽然出現於近代者。

況且中國若屬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人求自由如饑渴，則當清季西洋近代潮流傳來，便應踴躍歡喜於解放之到臨，何以中國人的反應竟大不然。嚴幾道先生會形容那時中國人「聞西哲平等自由之說，常口吐舌矯駭然不悟其義之所終」（註七）。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亦說過：

權利、自由這類觀念，不但是中國人心目中從來所沒有底，並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底。……他對於西方人之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地很，不懂要這箇作什麼；一種是吃驚地很，以為這豈不亂天下！」

不唯當時一般人如此，尤可注意者，即翻譯介紹自由主義之嚴先生「小穆勒（J. S. Mill）「自由論」（On Liberty）嚴譯「羣己權界論」」竟亦說小己自由尚非急務底話。且不唯維新派如此，即在中國革命唯一先導底孫中山先生意見，亦竟相同。他還嫌中國人自由太多，而要打破箇人自由，結成堅固團體（註八）。這些意見之正確與否，非這裏所及論；但至少可以證明自由之要求在歷史上始終沒有被提出過，至少可以證明中國社會之特殊不同。

平等與民主二詞亦非中國人所習用者；但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在中國却不感生疏。此其證據甚多，參看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書可得其概，不煩枚舉。大約在古代，則孟子所發揮最明澈不過；如「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等是。其在近世，則黃黎洲「明夷待訪錄」所發揮，更痛快透闢。因此，孟子就會被撤廢祀典，而「明夷待訪錄」則被清季革命黨人大量翻印傳播，以掀起革命思潮。雖然如此，却要曉得其所發揮僅至民有

Of The People與民享For The People之程度而止。而民治By The People

之制度或辦法，則始終不見有人提到過。更確切地說：中國人亦會為實現民有民享而求些辦法設些制度；但其辦法制度，却總沒想到人民可自己作主支配這方面來，如舉行投票表決，或代議制等。一時沒想到猶可說，何以始終總想不到此？這便是最奇怪之處。若並民有民享意思而無之，根本相遠猶可說；很早很早就已接近，却又始終返不攏。假如不是兩方社會構造迥殊，何致彼此心思頭腦又如此不能相應呢？有人說：中國社會中國政治未嘗反民主或不民主，祇不過是民主之另一方式；西洋底叫作「德謨克拉西」，這便可叫作「德謨克拉克東」。——此為十餘年前林礪儒先生對我講底話。雖云笑談，亦可見中國社會之特殊，有識者大致都覺察到。

我們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要求不見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見形成，為中國文化第九特徵。然而合第八第九兩特徵而觀之，科學與民主之不出現，正又不外前述第五特徵所謂中國只有中古史而無近代史，文化停滯那一問題。所以這些特徵分別來說亦可，歸併起亦可。如此可分可合之例

動盪的國際現狀與美國最近的 外交傾向

(紐約通信)

——從美國希土借款說起

楊 剛

一 生死存亡關頭

好像春天照例是興風作浪的時期。每年二三月間總要出一些駭人的花樣，使人瞪着這金元帝國發呆，不知它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希土借款現在還不是一個事實。成功時很可能不是借款，而是單純的送錢。事件的直接對象是歐洲東南角上一塊小地方，它的性質和影響及其所引起觀點上與利益上的矛盾，却有世界範圍的全面性與全體性。「一粒米中見宇宙」，想不到詩人勃萊克一句話有這樣豐富的真實性。

，是很多底，以後仍要敘到。

(註一) 參看朱謙之著：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商務館出版。

(註二) 中國疆土為四百三十萬英方里，或一千一百一十萬方公里，大於歐洲全土。戰前日本帝國面積，約為我百分之六；只我東北四省幾已倍之。中國人口，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廿二年估計，為四萬三千萬人，居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

(註三) 參看王治心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中華書局出版。

(註四) 見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第四九五頁，商務版。

(註五) 參看岑紀譯柯金著：中國古代社會，黎明書局出版。

(註六) 見陳願遠著：中國法制史第七四頁，商務出版。

(註七) 嚴譯孟德斯鳩著：法意第十九卷第十七章，商務版。

(註八) 見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中。

英國照會美國，她自顧不暇，不能管希臘的賬了。而希臘政府却有件

大事要在三月底開始辦：大規模在希北馬其頓一帶「剿匪」。這些匪是在戰爭中曾經大受邱吉爾的少爺讚美為抗德最力的民族自由陣線。這支軍隊自反納粹戰爭結束以來，就被英軍、希臘保皇黨、希臘傀儡政府（在德佔領軍之下的）留下的保安團連續不斷的圍剿。至今還有四五千人。其中據說有百分之二十弱是希臘共產黨員，其餘則是一般的貧苦農民與民族主義者。對付這幾千人，希臘政府沒有辦法。雖然是它掌握着更多的土地、財源、人口，雖然是它有六國經濟與軍力的支持和援助，但因為他們的政治

與軍事天才專門向着貪污和暴政的方向發揮，所以也不能怪他們無能。希臘政府之緊接着英國照會就向美國求救，我們中國人深深理解。

這些文件在美國立刻引起大騷動。首先是總統與國務卿招待國會首領，秘密會談。其次是全國輿論總動員，天天高叫國家民族的危機，美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已經到了。再其次是兩院外交政策委員會開會，聽取國務院的報告。最後總統向國會提出了有些議員稱之爲「擴大的門羅主義」的咨文。現在議案擺動於國會中，許多議員不敢打主意。看來錢雖然免不了要送出去，三月底這個期限不免要使哭哭啼啼的希臘政府失望了。

這一連串事情出來得如此晴天霹靂。身在這繁華世界，車水馬龍，腦子却儼然就像在砲火連天的戰場上，時時刻刻有地球就要崩陷的感覺。試想，小小的希臘政府不能剿滅它自己幾千變亂的平民，這就變成了美國的生死存亡關頭，則全世界所有不安現狀，不肯坐以待斃的平民都成了美國生存的威脅，而必得以軍事上與經濟上的立體行動來加以鎮壓，則美國的形勢何其危急？

二 問題種種

美國形勢危急，並不是我的幻想，它也是美國人的感覺。因爲以這不大不小的事件作中心，放射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列舉如下：

第一、從美國現行世界政策來看：美國現行世界政策是到處維持現狀（Maintenance of Status quo）。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把這個現狀打破，現狀變成了舊狀，照實質講，維持現狀就是恢復舊狀，排除新狀。舊的政治、社會、經濟力量予以支持，新的加以排除。照亨利魯斯在一九四〇年的說法，十九世紀是英國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世紀，美國是英國的繼承者，因此，美國的世界政策是英國世界政策的發展者。

但是，經營世界不是一件小買賣。而戰後的世界各處新起的力量又太多，各處的舊力量都在風雨飄搖之中。要同時全盤顧到，雖以美國的國富也有所不足。就全盤看，宜分輕重大小，中心與外圍來下手。否則到處向無底洞丟錢，難以爲繼。今天希臘要二萬五千萬，明天朝鮮要一萬萬，後天中國要五萬萬，再後天菲律賓，再後天或者荷蘭，比利時。而在美國政略家的眼光中，這些都不是重要地方。德國是歐洲的中心，把德國扶穩了

，則歐洲可以無事。日本是遠東的中心，把日本扶穩了，遠東可以無事。土耳其是中東的中心，把土耳其弄強了，中東可以無事。現在的作法，除在土耳其（在那裏因爲除了給一萬五千萬之外，還要派軍事人員，所以土國并不十分高興）外，究竟是不是與整個政策的利益相反，把美國的陷在邊沿的泥濘中間，反而把中心點忽略鬆懈了呢？這種意見，首先以普曼代表表現出來。

第二、從國際關係上看：美國雖自認爲是英國的繼承者，英國却不肯躺下去，她只承認自己現在是美國的副手（Junior Partner），不承認自己已經壽終正寢。現在英國要美國管希臘，美國却順手摸魚，把土耳其也服侍了。由此推算，美國是否要到處去接收英國未遺的遺產，而把自己到現在爲止最可靠的盟友失掉？假如不去接收，則英國自己又管不了，結果弄得到處的不穩之民起來搗亂，大大妨礙美國勢力的穩定，美國又怎麼辦？再說，英國是老奸巨滑。她自己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就往美國身上一推。其用意莫非想美國担子越挑越多，弄得焦頭爛額，她可以從中取利？這些難題，特別是最後一個，在孤立派報紙上及一部分議員嘴上都以得到。

蘇聯這個角度當然討論得最多。因爲這次做法的出發點就是以蘇聯爲假想敵。在這裏一連串的問題是政府現在把門羅主義的邊界伸到蘇聯的國境上去，爲了限制共產主義發展。假如共產主義照樣發展時怎麼辦？是不是把軍隊開進蘇聯去限制？政府是不是要打仗？（有些共和黨議員說總統咨文是對蘇非正式宣戰。）打仗誰肯打？假如不是要打仗，而是爲了保障國際和平與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則用兵用錢支持一個極端潰爛專制的政權是恰恰相反的做法。現成有美國發起，美國支持，美國能操縱的聯合國，爲什麼不把希臘問題提到聯合國，用錢用兵都經過聯合國去辦？這些問題是從孤立派到進步派都問的。

第三、從美國人民的立場來看：戰爭一結束，美國人就吵着要減稅。共和黨獲選的綱領之一就是減稅。本年總統預算案還在國會裏懸着。現在無頭無腦，一下要四萬萬元。接着朝鮮、匈牙利的就要來。減稅的希望搖搖欲滅。在美國人民心理，他爲誰辛苦爲誰忙？根據一個「人造的神祕（Synthetic Mystery）」（某共和黨眾議員語指此次所謂的美國危機）要

議員開支票。若把這筆進場票價交出去了，以後來的那幾十萬萬怎麼對付？孤立派把這問題重複了又重複。甚至華爾街日報也這樣表示。其次，假如由此引起戰爭，誰能夠動員人民參戰？美國人是和德國人一樣的麼？再其次，假如戰爭到來，這一次比上次不同。由於現在對戰爭意見之分裂，意志之不齊，則戰時管制必更加嚴峻，各種自由之被剝奪是想像得到的。美國人民能受得住麼？

三 國會紛紛紜紜

這一堆問題有的關係美國的世界政略，有的關係她今後在國際間的地位，有的關係戰爭與和平，有的則直接連到美國的民間經濟與美國傳統。它們的分量不小，它們也說明了美國內部四分五裂的意見。

從國會來說，共和黨員這一次的分裂，在我所見到的經驗中是空前的。到現在還不能斷定是擁護總統派還是反對派佔多數。大致可以說，中西部來的舊孤立派以塔夫特為首，或多或少都至少表示懷疑甚至反對。以范登堡為首的所謂國際主義派以及一些在內政問題上比較開明的共和黨員都擁護總統提案。

這是有原因的。參議員塔夫特出身俄亥俄州 (Ohio)，世傳是大地產商人和大公用事業家，他的祖父以地產起家，他的叔父是地皮與公用事業大王之一。有着四十萬萬元資本的支加哥財團是他的經濟後台。一般的說，這類事業沒有積極的直接的世界擴張的性質。他的朋友如參議員惠勒 (Wherry) 來自 Nebraska 州，現任上院小商業委員會主席，眾議員嚴金斯 (Jenkins) 來自俄亥俄州，眾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克努臣 (Knutsen) 明尼特達州，行政費用委員會主席范曼米希金州，首領委員會主席德克森 (Dirksen) 伊立諾州，都是中西部的健將，克努臣先生幾乎控制全明尼特達州各村鎮的報紙，他本人是農學家出身的。惠勒先生也是地產家之一。他們一方面代表自己所屬事業的觀點和利益，同時反映中西部閉塞的人民的看法。此外，他們所管的委員會大都與財權有關。不比那些管軍事及政策的議員們沒有直接責任。他們看準的攻擊對象是愛花錢的政府與愛鬧事的工人。至於在國際上亂花錢，不管其用意是否為了擴充美國勢力，打倒共產主義，他們都認為是替別人肩木梢，麻煩自己。

范登堡先生也是出身中西部。可是他的關係有一點不同。范登堡是政客出身，本人的經濟事業相當微末。他和有着六十五萬萬元資產的煤油王洛克菲羅家，關係很深。他的朋友參議員米利金 (Eugene D. Millikin 來

自 Colorado 州)，參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就是煤油商。此外在范先生背後的還有有着三百萬萬元資產華爾街統帥的摩爾根。摩爾根經營鋼鐵 (美國鋼鐵公司)、銅、煤鐵、煤油、一切電機製造以及無數的鐵路銀行等等。化學工業大王杜邦 Du Pont 和軍火商梅倫 Mellan (前者有資產二十五萬萬元，後者有三十萬萬元。) 也都在他的背後。他在議院裏的朋友們除米利金外，不是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究竟是范先生及其一羣的世界政策看法吸引了鋼鐵、煤油、軍火與化學等工業的主人，還是這些人的觀點和利益喚起了范先生們對於美國的利益打算，我說不清。總之，這班人的看法已經超過了本人所屬地域的界限，甚至於也超過他們所屬國家的界限，把自己看成世界的經營者與警衛者。他們站在總統政策的前面。就范先生和米利金先生個人來講，他們是去年十一月剛選上的，任期還有六年之久不至動搖，也許這是他們不須顧慮到本州人民的小原因之一。

至於幾個在內政上進步的共和黨員之擁護總統咨文，大致上因為國際主義這名辭在美國新鮮，與公認為反動的孤立主義有對照的意義，從而它也得到了一個邏輯的進步的意義，而為人所接收。我想在這個意義上來接

收總統提案的新政派人或不在少數。民主黨方面參議員裴伯 (Claude Pepper 佛羅里達州) 向來反對這類近乎挑戰性質的政策，出頭說話。到過中國的參議員愛倫德 (Allen J. Dulles 路西安納州) 以反動出名的，也表示反對。此外反對總統的還有三四個參議員及一部分南方眾議員們。這些南方健將之反對與中西部共和黨員有大致相同的原因。

不能說現在國會裏的分野會形成對於這一個議案兩派清晰的陣線，因而就推斷總統提案會通過或否。就是范先生也不見得堅持照總統原案通過。同樣就是參議員惠勒也可能把他現在斷然的反對改變一下。在這裏民間與進步主義者方面而作為也會成爲一個因素。

四 民間的聲音

從希士事件的性質來說，它不是美國政策的新變化，它只是一貫政策的公開化，合法化。美國不經過聯合國，在經濟、軍事、警政各方面支持到處的統治力量，正如考芬薄 (H. V. Kethanhorn)，國家廣播公司極端反動主義的廣播評論家，所指出的，是很久以來的事實。但是在美國人民心目中，這可是一件從來沒有過的事。它之公開化與合法化，就等於要求全體美國人民對它意識地提議，意識地負責任。它要求美國人民確定的離開聯合國走上經濟的輔以軍事的帝國主義道路。

這是可怕的責任，希特勒的一連串軍事行動都是從德國退出國聯後做的。進步份子與自由主義者很能了解。因此，參議員裴伯第一個就喊這件

事不能作，要作得經過國聯。接着紐約下午報（全國極少數持反對論報紙之一）提出意見，說這件事要全國人民決定，國會無權主張。前紐約市長拉瓜底亞在下午報發表全版長文。他問：

「……當此聯合國正在嬰提時期，我們不是就要藐視聯合國憲章，對之不聞不問，而自己拿起責任來，建立一個替管其他國家的政策？……」

他又問：

「就算動機是最好的，但是，假如這一次的干涉或對於希土政府的特別援助惹出了糾紛，我們有什麼保障能得到其他國家最低限度道義上的支持？」

在政治上早已主張反共的羅斯福夫人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上說，干涉希臘政策的決定是根據一種假設。這種假設尚待情報證實。希臘政府既說自己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人民的支持，為什麼還要靠外國軍事的援助？她也認為問題應該交給聯合國。

紐約在自由主義者中間最受歡迎的廣播評論家華爾西（J. Raymond West），前哈佛大學教授在廣播評論總統政策時，提到希特勒作比例。事實上提到希特勒的不止他一個人，連孤立派議員也作過。

隱然成了左翼自由主義者中心的華萊士當然更不含糊。在總統咨文出來了之後的第二天，從國家廣播公司廣播說：

「杜魯門總統已經請進來了一個恐怖的世紀。」

「我們之間誰敢說在這場爭鬥中，美國的金錢能够比共產主義的壽命更長久？杜魯門政策將把共產主義傳播到歐亞兩洲。你不能夠用虛無來和實有作戰。You cannot figh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一旦美國的主張是反對變革，我們就完了。美國會變成全世界最受憎恨的國家。」

華萊士反對對土耳其借款，因為土國在戰時等於納粹的幫兇，而現在她的政府與民主正相反。他主張援助希臘人民，但只是經濟的援助，且不能經過目前希臘的腐爛政府。當然，他要一切的援助經過聯合國。

假如在這個大事上，只有這麼幾個單獨的聲音在輿論擁護總統的狂瀾中浮沉，那麼許多人的事情都好辦些。照現在的發展，事實似乎不止於此。拉瓜底亞的文章還要寫下去。華萊士已經決定為這件事出去一個月，到全國去演講。工會方面至今尚未出頭。主要的原因是反蘇的高潮掀得這樣厲害，而同時反勞工法案正在國會懸懸欲下，工人不敢說話，以免給人

親蘇的口實，招致禍害。但是假如一般要求尊重聯合國的聲浪高起來時，工會非絕無發言的可能。但工會不發言，並不表示民間的沉默。國會正在傾聽他們的聲音。在總統咨文之後三四天內，總統接到了二百餘通反對的電報。衆院收了七百餘通電報和信，反對幫助希臘的反動政權，但應幫助希臘人民。參議院所收的郵件反對與擁護者的比例是從3:1到10:1。進步自由份子與民間的聲音雖然強大，但即使是在比中國自由的美國，也不足以停止已經進行的政策。不過它所能發生的沖淡與限制作用在目前依然存在。對於希臘政府來說，拿別人的錢總是難事。

五 美蘇與英美

從國際關係上講，許多人當然認為美蘇關係要緊張。不錯，哥倫比亞公司的廣播評論員從莫斯科會議廣播說，總統咨文拆莫斯科會議的台。弄得大家精神不好，誰也無心談問題。他說達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共和黨外交政策專家，范登堡的軍師，美國某基督教團體的主席，）是非常高興，但馬歇爾國務卿却非常着急，看來他或者有空手回來的危險，美國人免不了要怪民主黨外交失敗。說不定民主黨這下子又上了共和黨的當。

但是，懂得蘇聯作風的人，可以猜她不會在這些事上紅臉。因為從國際政治上講，美國這次舉動於蘇聯並無近害。不如說，它對於美國的害處比對蘇聯多。第一，美國這扇財門一開，無法關住。其結果，美國將要向全世界送錢，向全世界派兵，到處栽脚，到處拔不出，到處是亂子，到處不能解決。第二，美國的軍力財力到國外去，必引起駐在國民族主義的反抗情緒，如華萊士所說，到處受人憎恨。某日有一位討厭蘇聯到極點的教授對我說：「我猜蘇聯聽見我們要向外派兵，必定高興得要死，這樣她好亂唱我們是帝國主義了。」第三，美國這項撇開聯合國單獨對外干涉，如拉瓜底亞所說，必影響她在國際上道義的領袖地位。第四，這次舉動在英法所引起的疑忌，特別是英國，將不是舒服事情。在蘇聯來說，她有幾個非靠美國不能存在的敵性政府在她週圍，不是一件太值得慶幸的事。她本身除了國內，沒有負累。她不妨穩坐着自己建設自己。蘇聯不紅臉，美蘇關係就難以緊張。

美蘇之間，政治上雖是鬧得烏烟瘴氣，經濟上還是有來往。即在大壟斷企業中也還是有不少人應和蘇聯作買賣。去年一年美蘇關係可以說緊張之至。蘇聯借不到美國一文錢。但美蘇貿易額是一萬二千萬元左右的來回。美國有一樣最需要的，而只有蘇聯能大量供給的東西，錢。蘇聯所要的機器。今年兩國貿易額應該比去年更有增加。華爾街某大經濟雜誌的國

外編輯對我說：「假如今年能給蘇聯借款，我們的國外貿易能够大漲。」不敢說美蘇本年的關係究竟會怎樣。中國問題是一個難關，日本問題也可能是一個。但是，希望希土問題能造成一串緊張或戰爭的人，恐將大大的失望。

其次是英美關係。除了保守黨及英國政府直接負責人對美國的輿論表示贊成外，英國一般的感覺是很顯然的擔心。工黨報紙每日先鋒報首先就批評美國這次的來意不可測，對於所謂只有美國的威力才能保障世界福利這前提加以譏諷。曼哲斯特導報認為杜魯門咨文將分裂世界。倫敦泰晤士報反對美國撤開聯合國。新政治家擔心美國要接收英國的殖民帝國，主張英國宣布停止造長程轟炸機與原子彈，在美蘇之間取得「政治的，經濟的獨立地位」。

從莫斯科來的消息刊在反蘇反共最烈的霍德華系報紙。紐約世界電訊報上，說英國代表團在那裏發愁。他們認為英國照會分明未提土耳其，不知爲什麼美國要邁進土耳其去，且要軍事控制。英土世交，土國暫時還不是賠錢買賣，其地位，縮據東南歐、地中海與中東的鎖鑰。英國可以把握錢不討好的前哨希臘給美國，但土耳其是重要的基地和後方，她實無意把她送給別人。這個記者說，瀰漫在英法代表團中的氣氛是恐懼。這種恐懼以法國代表團爲尤大。

可以說英美之間的關係十分的複雜而微妙。轉形期的英國要從龐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變爲較小的社會主義的共同體。一方面她的帝國主義成份與希望依然存在，她不肯放棄她在全世界的產業。另一方面，她的經濟控制力已經受了致命傷，國內新的社會力量已經抬頭，決定地要她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靠她本身的能力，她同時不能作到這兩件事。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够幫她的忙。第一，在全世界支持她的帝國，第二、借錢給她。在這裏，英美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雙重的。在第一點上，美國支持她的帝國就說明美國的勢力進入大英帝國的戰略與戰略原料的勢力圈，這是一重矛盾。在第二點上，美國幫助英國國內經濟，就是美國勢力進入英國經濟，大大影響英國人民所選擇的生活道路，因爲美國當然不能幫誰去辦社會主義。這是第二重矛盾。去年英國希望只要美國做一件事，即借錢而不要美國實力支持她的帝國。她希望自已拿這筆錢把兩件事都辦了。但結果是兩敗俱傷。爲了保持帝國，國外駐軍一百五十萬人，國內軍火工業所用工人數目，也近乎此。結果國內勞力缺乏，尤其是煤工缺乏。出口業方面工人也缺少。上個月風雪一刮，危機不可收拾。而國外照樣還是要兵要錢。

到現在，似乎英國要一反她去年的做法。她要美國替她保衛勢力範圍，但是不要美國經濟援助。這個改變至今不能斷定是否最後的和決定的

，因爲英國不會在第一套矛盾下乖順的屈服。但改變總是一個改變。它是去年一年，英國總工會、工黨大會、工黨一部議員以反自由進步與所逼出來的。如果我們回顧英國去年的爭執，就知道最初總工會乃至工黨大會批評貝文外交政策時，大部還是從道義的，空泛的前提出發。到了最近幾個月，外交政策和國內經濟聯在一起。他們認爲由於貝文的外交政策和保存帝國政策致使辛苦從美國求來的錢被浪費在國外，人力財力費在無聊的軍事上，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能建立，不能穩定。同時他們要求政府不再向美國借錢，因爲三十七萬萬大借款的條件太苛。舉一個例，其中之一的大意是英國不能用貨物去抵消她在金鑄集團中所欠的鎊債。用意很簡單：英國不能用借美國錢所造的貨物去抵消她所欠的十幾萬鎊債，因爲這樣就抵塞了英貨的銷路。結果英國只能由她難得的美元去還債。本年正月間英國糊塗和阿根廷定商約，其中有一條違反了上述規定，美國就和英板臉，英國道歉答應以後不那麼辦才完事。眼前三十七萬萬借款已經用掉許多，早期明年，過則後年要用光。英國人民異口同聲不再借美國錢，免得經濟上做美國的奴才。政府接受了這種普遍的要求。美國送煤也不要，要借錢寧可去找國際基金。

假定英國是在採取與去年相反的做法，經濟上對美離心，世界政治上帝國問題上對美向心，則土耳其問題上她算是又挨了一捶。在莫斯科會議上，也許在將來的一些會議上，她還是要和美國擠在一起，但英蘇五十年盟約的醞釀，英法經濟同盟的簽定，以及美國難於避免的經濟恐慌，究竟容許英國在美國背後掛多少時候，很成問題。「新政治家」要求英國政治的經濟的獨立以保障世界和平，決不單是一二英國人在想的事。

六 五萬萬借款

中國內戰已經正式成立。按照杜魯門總統宣佈資助希土的原則，邏輯上中國政府應該順利地得到支持。但是從國會到民間對於希土借款一串的爭執着，說不定反會影響中國那筆久懸的借款。大家明白在美國人尖利的嘴上，批評希臘政府時，他們不會忘記把中國政府也講出來。假定美國政府得花極大的氣力才能把錢弄到希土兩國去，到那件事辦完了以後還有多少大勁來替中國辦事，頗可懷疑。何況在李普曼先生的大政略中，中國的影子都望不見。不過，政治界常常出應有的奇蹟。以爲政府將拿不到這筆借款的人們無寧少說預言。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講，無論要打內戰與否，最後是不要把借款老掛在嘴上。因爲這邊的財主們已經足夠看不起中國人的了。

三月十七日 司徒芬島



國民黨二中全会會記

浦熙修

國民黨三中全会開會期間，正好過着莫斯科外長會議上馬歇爾拒絕了莫洛托夫

次數不多，不像在國民大會時天天守護着那辦法胎兒的產生。他除開幕閉幕外，只到會兩次。兩次都爲着全會攻擊的宋子文、王世杰、陳儀來辯護。他痛恨黨內派別

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谷正鼎、田賦山、劉健羣、黃宇人、賴懋得非常整齊。不過直等到第四天才提出蘇條約不能片面遵守，蘇聯不能有超出中蘇條約的一些經濟要

名稱。新聞記者要這模寫，我也不能老是去更正啊！不過雷氏說出「奉命行事」以後，會中却也無人敢問「奉命」云云，到底奉誰的命？更沒有人敢說「誰要那人命你？」

三中全会還是承襲着二中全会的一股逆流而澎湃。因爲實際上右傾潮流的激盪，於是三中全会中某派份子的叫囂呼喊，其聲勢之盛，有加無已。二中全会的目標

強調外蒙古的獨立，換來了東北的收復，這是事實的需要，何得責備王外長。他

對民青兩黨諷刺。參加政府事應有警告，是潘公展要求出來

大會議這一段的法統問題。孫科院長解釋道：訓政時期的約法，要到今年十二月廿五方失效。這個時期以前，爲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共同担任訓政之工作。以國民政府委員會代替國防最高委員會，作國家的最高

堅決武力措置外，主要是CC攻擊政學系的大演出。同時在攻擊蒙門資本，貪官污吏上也起了一些遮眼法的作用。

所有她吵吵鬧鬧都是趁着最高者不在的時候演出的；譬如通過審查陳儀，取消東北政治經濟兩委員

最精彩的是外交問題的一幕。王世杰在第一次大會報告外交後

中提出在政府擴大基礎後，到行憲國民知作何感想。

蔣主席出席全會

都是趁着最高者不在

最精彩的是外交問題

文報，但他不能對會

也從未印得祕書長的

中提出在政府擴大

知作何感想。

經濟提案中，有妥協。

三個改革幣制的案子。在蔣總裁來會的第一次訓話中，認為去年的金融即是紊亂，提高外匯率時，沒有將幣制改革，這是缺乏經驗之故。所以有人揣測，只要局勢稍微穩定，改革幣制是要實行的了。

那篇萬餘字的經濟改革方案，曾經起草兩次。初稿是陳立夫氏的手筆，中間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銀行專業化，農民銀行專辦農貸，使成爲全國縣銀行之母行。交通銀行注重重工業，中國銀行注意輕工業。以農民銀行支配全國縣銀行，陳氏用意，不言而喻。後稿改從爲縣銀行視其業務之類別其需要，分別由農民、交通、中國等銀行爲其後盾。縣銀行以每縣一行爲原則，初辦時其資本待縣自治工作次第完成時，中央資本逐漸減少，將來達到地方七成，中央三成之比例。這是縣銀行要黨中各派利益均沾的妥協。

其實某派對於經濟之擷取，已經相當成功，四行二局已經一大半在他們手裏，農行，中信局，交行的三分之二，及合作金庫等。最大的原因，是將來籌措款項容易。最近又傳言陳立夫氏有當經濟部長之說，有生產的工業機關他們也非常注意了！

劉健羣等主張登記、澈查黨員財產，配合著黃宇人的沒收貪官污吏財產，懲治金潮負責入，澈查官辦商行等，這都表示CC與黃埔的聯合對付孔宋。

在黨務改革上曾攻擊到彭學沛；任卓宜認爲宣傳部是個衙門機關，民主主義的宣傳太不夠。他對於大公報認爲是反動報紙。以後陳子以反擊。可是邵老又忍不住說話了，憲政時期，正應當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意見發表。中常委的選舉，也是會場中熱烈紛爭的一幕，主席團的意見，換選的二分之一

用抽籤辦法抽出，惟連選得連任之。黃宇人說：什麼事都該有個新陳代謝，沒聽說老人總不下去的，他不主張連選連任的辦法。但經議決後，又照主席團的原議辦理了。會中通過副主席的設立，這是總裁交託的，他來會說明，這是爲事實的需要。大家也想到將來國府委員會成立，誰來主持黨派派的會議呢？國府主席的蔣先生，那來這些開工夫陪伴民膏兩黨新貴諸公。因此副主席自有設立必要。政協時係科氏代表蔣先生對付各黨派人士，照此說來，蔣先生的蔣主席，將來蔣主席，非此公莫屬了。而且係氏任副主席，則張琴氏的任行政院長，亦就少了競爭的對手了。

一二八事件後的台灣

以怨報怨，良善遭殃。打聲過去，「和平」囂張。善後救濟，官樣文章。禁止出口，公教恐慌。鳴謝軍警，酒肉酬償。刀兵之後，感慨悲涼！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台灣通信）台灣正像一個強壯的伙子，受得起風波，經得住災難。但一年半來，却像患了自蝕性的初期肺癆。不幸傷寒之後，又是一場惡性痢疾。冷熱交雜之餘，雖然獲得了間歇性的平靜，但強壯的身體，眼看漸漸地癱軟下來，恐怕非拖到精疲力竭不可。

有直接參加內戰，但無限的資源，却不新的送到內地去消耗掉。地震和颶風，恐怕也祇有島嶼的人民，才能知道它的厲害。輕微的地震不計算，大的像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台南所發生的，即爲十年來所未有。最大震幅在二公分以上，總震動約十分鐘。毀房屋四千多棟，傷亡五百多人，被災的達六千。颶風照過去統計是每年都有，但去年五月十日，却

「以毒攻毒」

我們絕不要忽視這事件的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縱令強調不如此。

一片「和平」

從各種不同的脈訣，許多人爲台灣開單方。最初用的就是一劑猛藥「以毒攻毒」。三月九日起，外省人不敢露面的情形是掉轉來了。在基隆和高雄登陸的數萬海陸空軍，包括憲兵八個連，和太康輪載來原意是開赴日本的佔領軍八千人。以之對外戰不足，平一內亂一却有餘。遂台胞便打，有機會就開槍。子彈不用報銷，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好像操在他們的一念之間，也許連一念也沒有。開槍是靈活操練過的本能動作，是初幾天，成千成萬無辜善良的靈魂，又被造成極度的恐懼和顛倒。結果和台胞的毆打外省人一樣，善長者遭殃，真正兩方心裏想打的，恐怕就不多，徒然引起的是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和憎厭。

打聲過後，緊接

的便是編好運動的展開，一切的罪惡，都推到奸黨名下。挨戶清查，許多人「失足落水」，送往太平洋裏去了。最厲害的一腳，是台胞經營的「家報紙」——中外日報、人民導報、重建日報、大明報和民報，都以同一罪狀「在事變過程中公然發表反對政府言論」。同一日在台北被封。其實與這五家報紙採同一行動的還有公署自己辦的新生報，却被輕輕放過。其中經過還有一插曲，即是連「蕭然大公」的大公報，也遭受同一命運，封過幾天。這種糊裏糊塗的辦法，也就可見當時有些難分清紅皂白了。和平日報本來是台中版，便乘著台北報紙的真空，在台北發行臨時刊，現在滿街一片「和平」之聲，洋溢充耳，倒也發人深省。

白崇禧也

嘆息了

善後第一是秩序

的恢復，現在還是每晚八時到翌晨五時為戒嚴時間。但每天下午到六點左右，街上冷清清的祇有柏油路輪在沉靜的空氣裏。憲兵槍上鎗，刀出鞘，格外威風。夜半偶爾聞到一兩聲槍聲，點綴出一副莊嚴恐怖的景象。一切並沒有復原。尤其是所謂「奸運動」，憲兵個人即有任意搜捕格殺之權。第二是各單位的照舊工作。除了表面若干很少行政交通機關能夠照常辦公外，這裏包含有幾個問題：一是本身不能復原，如宣傳委員會的解散，專賣局的存廢還沒有決定，貿易局配銷部附屬的新六公司，被燒燬一空；二是有些機關破壞太大，一時不能復原；三是人員問題。解散的不用說，不解散的有些需要改組，適當人員的勝任愉快，頗成問題。外省公教人員受了這一次大教訓，誰不想先走為快？二十日台南號輪開出上海的客輪，僅有二千位，但登記的却超過了數

倍，便可證明。難怪平白部長看到這種情形，也要深深地太息了。

救濟與損失

救濟方面最先發動的算是善後救濟

總署台灣分署了。那是事變後的第三天（三月二日）下午，開出威風車，帶著醫療物資和器材，當通過太平町的鐵路線時，還受著鐵路員警機槍威脅。以後幾天才去醫院救濟。這種措施，頗能獲得廣大的同情和支助。行政長官公署到二十三日才正式公佈二二八事件傷亡撫卹救濟辦法，包括六項：一是死亡者一次發給喪葬費卹費台幣二十萬。二是受傷者所有醫療費悉醫院收據發給，其未住院治療，經主管長官證明，輕傷發給救濟費五千，重傷五萬。三是財物損失之救濟，以主要衣著被褥為限，總共六萬元。四是受傷與損失情形

特殊者，得發給特別救濟金。五是各級之發給，屬於省級機關者由省開支，屬於縣市地方者，由地方開支，企業機關自行開支。六是損害救濟之申請，需由主管各級調查證明，不得虛偽。否則連帶嚴辦。由上列辦法，我們知道除第一二兩項外，第三項也是發生最多的。損失的估計如果限於六萬，未免太少，雖有第四項辦法輔助，然而希望也很小。羊毛出在羊身上，借大救濟費用的開支，便是本月六日中興輪由上海帶來的鈔八億之內的數目了。如果再加上省營專業機關的損失，其數目是無法估計的，單就新台公司言，這次損失的帳面價值雖祇三千萬台幣，但新台公司的存貨許多是無價或接收時極低價格購入的，如果用再進貨成本計算，數目之大，當可驚人。

台灣公教人員凍結

許多人對此次事

件的看法，很容易的懷疑到這是因為日本懷化五十一年所學的影響。所以他們主張需要從教育入手，以肅清那些毒素。這自然也不失為一種看法。接着的便是公署規定公教人員出口的限制，正同事變前的貿易統制一樣。出口先要經過申請，即非請假或辭職有證明者不准放行。但一方面却下令任何公教人員不得請假或辭職，這就無異是將已在台灣的公教人員凍結在台灣。此一舉動，開萬邦未有之奇，事實上這是可憐的嗎？所得到的是什麼呢？徒然使這批公教人員格外恐慌。從另一方面看，無疑的是台胞勝利了。政府雖決心無限期的駐兵台灣，但每一個公教人員總不能一天到晚有一位憲警來保護他。說台胞組織了暗

殺團，以後的安全，誰敢保證？所以一切歸根結蒂，政府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真正原因入手，採取徹底的解決方法才對。

兩個消息

一幅對照

在事變以先以至今日二個多月，我們知道在台灣的米荒是特別嚴重。然而在二十三日和平日報同一版上看到兩個有趣的標題：一個是「台南駐軍車兵，節食救濟貧民」。一在國內，軍官士兵就未見得是吃得飽的，然而來台後看看，從台北到高雄沿鐵路線，祇要下鄉二三十里，展在我們面前的便是一幅人間悲慘的畫圖。許多老百姓根本就看不到米，每天採集一些甘薯葉子和野草度日，連城市的人民也是有一餐沒一餐的。用性命去與時間熬煎，該是他。說台胞組織了暗

殺團，以後的安全，誰敢保證？所以一切歸根結蒂，政府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真正原因入手，採取徹底的解決方法才對。

處理事件的四原則

政府突然接到台南各部隊官兵節食救濟貧民，得食米二千五百斤及代金四萬元（悉數購甘薯四百餘台斤），合同冬令救濟米五千五百台斤，限令各區公所從速發發貧民。倒也是推食食人，仁義可風。但另一標題是「基隆市風平浪靜，肥豬美酒謝軍警」。據說二十三日十時，特具豬肉六〇一斤，酒二十五斤，香煙一、二〇包，分發各部隊慰勞。兩個消息，正是一種明顯的對照。但願也是推食食人，充份做到「兵民合作」。再一點可以在此提醒的是，在台灣過去從來沒有乞丐，然而近半年來，漸漸的看見了。尤其是這次事件以後，許多人淪為流浪的乞食者。這是何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台灣這個壯強伙

子，現在已經過了一
 五十而知天命」的年
 齡，却不料還受着這
 樣的一個空前的災難
 。病症重重，我們看
 中央這次出動來台的
 大員如國防部長白崇
 禧，冷副參謀長欣，
 吳局長石，蔣經國，
 及二十三日到台的監
 委何漢文，秘書藍天
 照等等，也就知道此
 事的重要性了。「兵
 者兇器也」。現在刀
 兵之後，滿目瘡痍，
 誰不暗然愴傷！軍事
 紙能為輔，仍有賴尋
 求政治經濟社會方面
 的真正解決，才能使
 台灣步入正常。這一
 方面蔣主席十日在中
 樞紀念週的報告詞，
 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那便是承認台灣需
 要政治改革，和命令
 來台的國軍，不要採
 報復手段。後者已經
 造成了許多不幸，前
 者則希望能夠實現。

我們研究白部長處理
 此次事件的基本原則
 ，摘要如下：
 第一、地方政治
 制度之調整：一、改行
 政長官公署制度為省
 政府制度，其組織與
 各省同，但得依實際
 需要增設廳處或局等
 機構。（此一但書，
 希望換湯而且換藥）
 二、各縣市長提前民
 選，其辦法及日期由
 省參議會擬具呈報內
 政部核准施行。（長
 官曾答應六月底以前
 完成，但需在民選三
 中人，由長官圈定一
 名。）

第二、地方人事
 之調整：一、警備司令
 以不由省主席兼任為
 原則。二、省府委員及
 各廳處局長以儘先選
 用本省人士為原則。
 三、同一職務或官階職
 員，不分省籍，待遇
 一律平等。

第三、經濟政策
 ：一、民生工業之公營
 範圍，應儘量縮小。
 二、公署現行之經濟制
 度及其政策，其與國
 府頒行之法令相抵觸
 者，應予分別修正或
 廢止。
 第四、恢復地方
 秩序：一、各級二二八
 事件處理委員會及臨
 時類似之不合理組織
 應立即自動宣告結
 束。二、參與此次事變
 或與此次事變有關之
 人員，除煽動暴動之
 共產黨外，一律從寬
 免究。

上列原則，大體
 還算正確，目前的問
 題是看這些原則如何
 一一實行了。
 （三月二十四日寄）

最後消息
 前文提及和平日
 報乘機在台北出版事
 空版，凡有關台對二
 八事件之消息及評
 論者，均開天窗。
 中全會強勁陳儀之消
 息。大公報之台灣航
 航

新疆歸客談新疆

記迪化的「二·二五」事件

這是新疆糾紛中一次必然中的偶然

民族如此仇恨·天山南北來日大難

本刊特約記者

二·二五 的前奏

（本刊特約通信
 三十五年元旦以後
 ，冬季風暴的烟雲似
 乎已經消逝，張治中
 將軍到了南京，發表
 過樂觀的談話。就在
 這個時候，迪化維吾
 爾族的文化會在新年
 同樂會中散發着攻擊
 時局的傳單，指責省
 政府沒有徹底執行伊
 寧和平條款，要繼續
 東土耳其斯坦的革命

運動，高呼打倒老狐
 狸張治中將軍，消滅
 黑大爺（指漢人）的
 走狗，罷免民族敗類
 。接着各種的宣言相
 繼出現街頭，有維文
 ，有哈文。有的宣稱
 到南京出席國大的代
 表不能代表新疆民族
 ，有的要打倒阿合買
 提江副主席，有的要
 打倒親漢份子哈德萬
 等哈族，有的要驅逐
 綠眼睛高鼻子的鷹犬
 。雖然省政府佈告禁
 止，南樑一帶，散的
 貼的，還很熱鬧。不
 幸，新疆規模最大的
 唯一的新疆日報社於
 舊歷大年夜前夕失火
 被焚，印刷部份損失
 了十分之九，（編者
 按：參閱本刊二卷四
 期迪化通信）更加强
 了謠言的傳播。

二月初旬，新疆
 的國大代表紛紛歸來
 ，到南疆駐選的維族
 官員先後返迪，阿合
 買提江副主席由一口
 內一坐飛機到哈密，
 其斯坦境內各族的自
 治，漢人不是要全部
 打倒，而僅是要打倒
 那些剝削、欺騙我們

的漢人……。因此好
 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都不滿意於阿副主席
 的言論，偏激的維族
 青年們認為阿某到口
 裏一趨，作風變了，
 吃了漢族的「油大」
 了。

二月二十一日，
 擊着迪化自由人民請
 願團的旗幟，有五六
 百人的維族羣衆，由
 南樑集隊進城，在街
 上遊行，并到省政府
 ，衝進三堂，包圍了
 劉秘書長，用書面提
 出三十條的要求。他
 們指責着省政府的愚
 蠢和無能，沒有爲土
 耳其斯坦謀幸福，一
 直鬧到下午五點鐘才
 散。這三十條的條款
 ，到了第二天，又增
 至五十五條，要省政
 府在七十二小時以內
 有圓滿的答覆，逾時
 答覆不能滿意，「自
 由人民」將採取進一
 步的行動。這五十五
 條款的主要內容是要
 中央軍撤回「口內」
 ，嚴禁軍人干政，禁

七十二小時
 的五十五條

刀，鎖在你們頭上的
 枷，我都替你們取掉
 了。你們已經解放，
 已獲自由，你們今後
 的行動要聽「政府」
 的命令。「阿副主席
 在迪化的維文會上也
 作過精警的演講。他
 提到和平條款的徹底
 執行的有待於努力與
 爭取，準備的工作是
 必要的。他說大家要
 認清，自治不是一族
 的自治，而是在土耳
 其斯坦境內各族的自
 治，漢人不是要全部
 打倒，而僅是要打倒
 那些剝削、欺騙我們

止軍隊採購，中央機構照歸地方辦理，南疆各地成立民族軍隊，各機關職員民族佔百分之七十，各區專員應以維族充任，法院推事應不用漢人而改用本地人，釋放軍隊私自逮捕的政治犯，懲辦特務份子，清查無故失蹤的維人，取消軍分枝而改為省辦，免除哈德萬、沙力士職務，壓迫式的縣長選舉應予改選：：等。

二·二五 的鎗聲

二十二日新疆省府召開了省府會議，將「自由人民」的要求逐條提出討論，哈族的省委沙力士，加里木汗表示異議，認為不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意見，會議進行，沉重而且陰鬱。原來廿一日那天，維族羣衆遊行的時候曾包圍了哈族省府副秘書長沙力士等住宅，搗毀門壁，并說了好些侮辱的話。這一行動招致了哈族人民的忿怒，再加上「自由人民」要罷免的省府委員都是哈族人物，於是乎便發生了廿四日哈薩克、東干間的聯合

遊行與請願。廿四日，哈同人民的集合有二千多人，也到了省府并出城遊行。哈族提出十三條，回族亦提出十三條，內容為「反對破壞和平，打倒反動份子，各民族一律平等，擁護省府施政綱領」等。哈族更提出擁護哈德萬、烏斯滿、沙力士的要求，并且宣稱如果政府不能保障他們，他們將依照宗教的習慣，以自己的力量來求得解決。

伊寧事變以後，漢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難，在伊寧區有二萬四千人被屠殺。和平以後，漢人地位一落千丈，一向佔優越上風的漢族，因為和平團結的緣故，不能不與平素鄙視的「黑頭」（即維胞）平等相處，而有些偏激的維族份子，自認革命運動獲得勝利，不免盛氣凌人，在迪化市街，常有聚眾毆辱

漢族的事件，老百姓的漢人目睹身受，認為奇恥大辱，心恨政府的柔和失常，形於辭色。因此，由漢文會發動的漢族「迪化市和平統一民衆請願團」便繼哈回之後於廿五日續作遊行請願。

迪化漢族的集會行動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差不多都是自動參加的，約二萬多人。行進途中，加入的羣衆不少。他們把十六項的要求如「敦睦中蘇友誼」、「各民族都有生存安全的自由」、「貿易自由」、「交通自由」的口號，都寫在大幅的紅白旗幟上，前面一隊騎馬的羣衆作前導。到了省府門口，正是上午十時半。阿副主席的小轎車進門的時候，羣衆中尙報以和平的歡呼。

一連三鎗，打死了一個漢人，打傷了兩個。羣衆從驚惶中激動了情緒，維族司機寡不敵衆，逃到省府會客室裏，他們有三個人在室內向外放鎗，彼此相持不下。忽然間，外面丟進去了一個手榴彈，那殺人的兇手只得奪門而出，霎那間給憤怒的羣衆拳足交加，活活打死。

就在漢族代表在裏面跟阿副主席等談判的時候，一樁偶然的事件發生了。一位維族司機干涉坐在小轎車車廂邊的漢人，羣衆不理睬他，他竟把駁壳鎗拍了出來，他算帳。

中午以後，迪化市在恐怖狀態與緊急狀態之中。戒嚴令下了，騎兵出動了，城門關了，商店罷業了，在南梁的維族青年們雖有衝進來解救阿副主席的計劃，給龐大的軍事行動阻止了。漢人往城裏逃難，維族人往南梁集中，阿副主席等到下午六時半才由軍警保護回到南梁的南花園。維族人原定擴大示威及罷市罷工的動作擱淺了。

一直到下午六時半，漢人的十六款條件，阿副主席通通簽字承認了。劉秘書長保護着他，不讓羣衆和他見面，因為伊、塔、阿三區虎口餘生家破人亡的難民要和他算帳。

極端份子與和平的曙光

小規模的屠殺即將開始，他們應該爲東土耳其斯坦的革命運動而繼續鬥爭。死難的四個維族人不肯照宗教的習慣于三日內安葬，有的青年們在寒冬中跳在河裏洗澡，預備爲「自由」「獨立」而「壯烈犧牲」。所有維族的公務員與省委廳長們都不進城辦公了。

二·二五以後，兩方面的極端份子都獲得了民意。政府中的主戰派獲得漢人官目的擁護。八個月漢族被壓的冤氣由于軍事運動大大吐洩一下。維族人不致在街上露齒鬧事了，許多傳統的頑舊的治邊理論，這時都成爲有力的聲音。在另外一方面，維族的伊寧份子也大肆宣傳，斥責政府虛偽的和平，並且說

然是一件偶發事情，但却是新疆糾紛中必然的偶然，沒有這一個「二·二五」，另外一個「二·二五」也會出現的。記者三月十日離新返京，眼看維維同胞互相戒備，互相仇恨的情景，不禁想起天山南北的來日大難。高呼「和平」的軍治中將軍在背著苦難的十字架，新疆和中國，世界，息息相關。「和平」不是單獨孤立或者「關起門來」的事情，二十萬漢人和三百萬的維族人，住在有五個浙江大的遼闊土地上，中蘇邊境有五千多英里長，新疆問題的結論要從這些因素裏去尋求！

（三月二十四日自南京寄）

本社啓事
本社已在本埠郵政儲金匯業局開立戶頭，存款，兌換郵局匯票，爲減少郵局麻煩計，今後凡有由郵局匯寄之款項，務請註明「上海儲匯局兌付」字樣爲荷！



人類的世界觀念

史立常

我們先設想人類所認識的兩種觀念：第一種是「宇宙觀念」，第二種是「世界觀念」。人類對於宇宙間所存在的一切物質的觀念，包括所有的星雲、星球，是為「宇宙觀念」。人類對於他們所直接賴以生存的全體空間的觀念，是為「世界觀念」，至目前為止，人類的世界觀念止於地球。故前「觀念」，可以英文的 Universe 一字來代表，後一觀念可以英文的 Earth 一字來代表。此處所敘述的，就是人類的第二種觀念。

當波希戰爭時，希臘的戰士有一次走到海邊，看見那引人的海，於是驚叫道：「啊，海！海！」他們知道那海是與他們所習慣的相連的，海與海均互相連貫，看到海不但引起對海的思慕，並且聯想海那邊自己的國家，這一個驚叫的含義已經非常的富於世界觀念。然而，那時希臘人的世界僅限於地中海的附近地區，他們在小亞細亞的沿岸活動，來往於多島嶼的愛琴海中，他們雖則是海洋上活躍的民族，但其世界仍不出地中海上。

陸地佔地球表面的百分之廿九，海洋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一，所以地球表面以海洋為主體，而且以海洋為連貫的。因此人類完成初期的世界觀念，是循着海洋的大道，向海洋發展。在海洋面上，用望遠鏡先看見船的桅桿，次見船帆，再見船身，最後瞧見整個的船；由此證明地球表面為圓形的觀念。哥倫布等相信地球為圓的，以為向東方航行可以達到印度，同樣向西航行，繞過地球，也可以達到印度。哥倫布本人雖然至死不知道他所發現的地方不是真的印度，但是他的海洋遠征隊橫過了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完成人類世界觀念的大部。到麥哲倫時代，經過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該處名麥哲倫海峽）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完成第一次環繞地球的海上航行。當蘇伊士運

河與巴拿馬運河未開通以前，世界性的航行都是繞過那兩個大陸尖端的。從此，人類比較完全的世界觀念，才得到首次實地的體驗。此項偉大的航行，圓滿的解答了兩點：即地球是圓的，海洋是互相連貫的。

但是，以上的發展皆只限於地球表面的平面部，還沒有引導人類向空中發展。海洋雖為地球表面之主體，可是人類類繁的來往在陸地上，陸地上的來往非常受地形的影響的。空中交通不受陸地地形的影響，可以橫過無水大沙漠，如中亞細亞沙漠，撒哈拉沙漠，可以越過高峻山嶺，如喜馬拉雅山，落磯山，安第斯山，阿爾卑斯山，目前只有寬廣高峻而積雪的西藏高原尚極少為空中交通所利用。空中交通且不受海陸分佈的影響，可以在海岸地區航行，也可以在廣大的海洋面上航行無阻，只要有幾個適當分佈的小島就可以作為飛行聯絡站。今日的遠程不着陸飛行，可以直接橫越大洋，連中途的聯絡站亦不需要。這種人類在地球面上的空中發展，又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念。

使世界的距離無形中大大縮小，使世界每個角落都容易達到，目前地面上任何一地方，均在其最接近的航空站的六十小時飛行航程以內。而且空中交通幫助人類向廣大的乾燥區，寒冷區與遙遠區發展。另外，由空中人類窺探到地球表面的形態。如在第二次大戰中，有一次一個得了飛行十字勳章的軍士尉喬治·雷諾 (George Reynolds)，飛在東地中海的高空中，他所描繪的天空與下面的海洋、島嶼、陸地世界的景象，給予人的印象極深。當時他飛在三萬五千呎以上，曾在四萬九千呎高空擊落德國偵察機。對於天空的感覺與平時在地面上所看見的天空相差很遠，天空一片漆黑，太陽像一盞巨大的探照燈，在天黑天鵝絨似的背景上閃着逼人的光芒。而他所得一項最是驚人的經驗，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下面數百哩周圍的地

球圓形的表面。在良好的天氣中，可以從飛機內看見愛琴海的輪廓，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兩島好像大水池中的小石塊似的，南面可以沿着北非海岸線看到多布魯克和班加西之外，東面的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朗也盡收眼底，死海好像棕色地毯上的一張銀色紙片，而東南方不過一伸手之隔——實際的距離在百哩之上。

埃及、蘇伊士和紅海一直伸入印度洋中，都像像縮形的浮腫地圖。在數百方哩作戰區域上肆虐的風沙，像陣陣的塵埃。這是一項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壯麗到極點。這個飛行員在高空中所見東地中海的這一部分，與我們在普通的較小比例尺的東地中海地圖上所見相似。然而當這種高空飛行未出現前，從來人類沒有對於地球表面上的海洋、海岸、島嶼、陸地等的羅列形狀，有過這樣實地親切的俯瞰，這當然對於地球表面的認識，非常具有價值。

隨着人類在陸地上艱辛的拓殖，開發，隨着海洋上乘風破浪的航行，更隨着在空中的發展，人類漸漸征服了地球面上所有的空間，這空間包含有一些立體的含义。而人類在陸地、海洋、空中的發展，又受着一個重要因子的推進，那即是戰爭。第一次大戰，沒有一個重要因子的推進，第二次大戰，才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戰爭，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均多少受戰爭波浪的影響，如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在冰天雪地中作戰，南洋熱帶的叢林中有爭奪戰，太平洋中的珊瑚礁上有猛烈砲擊，北非洲的沙漠上有響徹雲霄的坦克戰，甚至於從無人到達的西藏高原的深山中亦有轟炸機與飛行員的降落。所以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再能獨立，逃避世界其他地方的影響。世界各地的人們都逐漸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事情，關於人目的、資源的，或國際間政治衝突的，這是世界全體性觀念的形成。

航空的發展是現代人類向全球發展最輝煌的表現，因此有一個名為「航空時代」的來臨。當此航空時代的初期，有三項特殊有名的事實。第一為第二次大戰前蘇聯人駕駛超越北極的飛行，由莫斯科經北極區到美國西岸的西雅圖。當時轟動了世界，航空英雄回到國內受人熱烈的歡迎。這是首次超越北極的飛行，也是一航空時代的第一件大事。第二為第二次大

戰期中一九四二年威爾基著名的環球飛行，創名天下第一家(One world)的觀念。當時他的航線比較偏北，由蘇聯經中國西北的後門，廣大的沙漠區進入中國重慶，而由重慶經過亞美利加的西伯利亞，自令海峽，阿拉斯加，加拿大回到美國。他的航線已非常接近北極區，越過白令海峽時就在北極圈上。這是第一個世界人類人物採取接近北極的航線，比橫過寬闊的太平洋面要近得多。第三為美國去年十月間 B-19 式巨型機「夢舟」號自夏威夷起飛，越過北極中途不降落飛往開羅，該機安抵開羅，費時廿九小時半，此與第二次大戰前蘇人之超越北極飛行相似，方向相反。但是這個更偉大，因為它幾乎環抱了地球週圍的一半，而且也近於由地球的這一面飛到那一面，超越北極區。

上述三個航空時代初期的重要事件，同時顯示以後世界重要的航空運輸路線將趨向於北極區與其附近，因為只要我們看看地球儀，或者檢閱一張以北極區為中心的投影圖，就知道在北極的浮冰區域之外，即為歐亞大陸，北美大陸(包括格陵蘭島)所包圍，而非洲，南美洲以及澳洲諸大陸由此南伸。易言之，世界上重要的陸地區域都接近北極區，地球儀為圓形，重要陸地間的交往自然以經過北極區域或其附近最為捷近，用不着繞行接近赤道的大弧形線，像橫越太平洋與橫越大西洋的航線。這裏舉幾個顯要的例子。由紐約至莫斯科，如空中航線經過倫敦與柏林，為五〇〇哩，經過北極區的格陵蘭與冰島，則為四六〇哩。由紐約至東京，如空中航線經過舊金山與火奴魯魯，為八八〇哩，經過北極區的哈得孫灣，維多利亞島，與皮福海則僅為五九〇哩。由舊金山與莫斯科，空中航線如經過紐約，倫敦，與柏林為七六〇哩，經過火奴魯魯與東京為一〇九〇哩，但經過北極區的厄爾茲米爾，北部格陵蘭，斯皮茲卑根與經北角(在挪威)則僅為五六五〇哩。又由倫敦至東京，空中航線如經過莫斯科，為六二〇〇哩，如經過紐約，舊金山與火奴魯魯為一二二七五哩，但經過北極區的北角與新地島(Novaya Zemlya)，則縮短為五五〇〇哩。今日超越北極的航空線尚未普遍，然而從

這些縮短的距離上已看出北極區的重要，何況從多次試驗中已證明超越北極的航空實屬可能，所以對有一個「北極航空時代」的來臨。而環繞北極區的國家甚多，至少直接環繞的有挪威(領有斯皮茲卑根)，芬蘭，蘇聯，美國(領有阿拉斯加)，加拿大，與丹麥(領有格陵蘭和冰島)六國。這樣，便形成對北極區發展之競賽，北極區土地管轄權的競爭。最近提出斯皮茲卑根問題，當蘇聯與挪威舉，談判而商得默契時，引起英美極大的關注。自從該羣島發現以後，挪威、瑞典和帝俄等在一八七〇年代就開始從事該羣島主權的爭奪。今日該羣島的再度被人重視其價值，是隨着北極區成為未來的航空孔道而俱來的。

而從一九四六年起，世界各國對南極進一步的探查亦在積極進行，熱中的國家至少有美國、蘇聯、英國、挪威、澳洲、紐西蘭、智利及阿根廷八國，其中大部份國家，包括澳洲在內，已對南極區提出正式或非正式的領土要求。南極區將來可能為銜接南美洲、非洲與澳洲的捷徑。但是，我們看看南極大陸大部份還是一個人跡未到的冰原，其曾經從事探險的，僅約十分之一，僅有南美洲、澳洲的南端伸入此區附近，而世界上廣大陸地，主要國家與人口中心均離此很遠，包圍此區的是地球上巨大的海洋而，南極區要成為未來的航空孔道，絕難與北極區相比，也不會有一個「南極航空時代」的來臨的。

所以，人類不但有全體性的世界觀念，且已在地球表面上，努力於最捷近路線的實現。結果這個最捷近的中心區，在冰凍的北極區，人類還是要積極利用。這對於人類的世界觀念上，又是一大進展。一切上述人類的活動，陸地上的，海洋上的，或帶有立體意義的空中活動也好，都逃不出地球的範圍以外，因為陸界(Lithosphere)固然為地球的主體，但水界(Hydrosphere)與氣界(Atmosphere)則為依附於地球的流體，屬於地球的一部份。我們研究地球表面(Earth's surface)，完整的地球表面，應該包括地球表面的平面(即海洋面與陸地面)，與其大氣的立體部份，因為這都是人類活動的場所，而為地理學今日所研究的對象。他方面，人類由地面

向地心方向所掘的井、穴、礦洞等，比較上深度究竟極微小，向內的活動範圍自亦大受限制。

如果人類的活動超越了大氣，即地球表面的最外層，則人類的活動即超越了地球的範圍，據美國火箭協會宣佈，目前火箭可達到月球。原子能將供給該項去月球以及更遠地方的旅行的力量。該協會更宣稱：「美國如為原子時代之一強國，即應佔有月球。如能控制月球，則可控制太陽系之遠距離交往。月球之上存積礦物甚豐，其有價值，因其有價值，因其引力微小，其可作為星球間飛行之來往站」。如真有那麼一天，到那時候，我們不能說地理的現象限於地球的表面，因為人類的活動也超出了地球的表面。一地球表面一辭不能再約束人類了，人類願望將是尋求每個可能達到的且能供人類生存的星球表面(Spherical surface)。所以地理研究的對象似乎有一日將由地球的表面而至星球的表面，包括月球的表面。我們可以想像人類在其他星球表面之擴張，就如同人類初期在地球表面擴張的情景相似。

當然，這裏所指的人類就僅指現在地球上生存的人民而言。人類的前程究竟如何，學習地理的人不知道，即最深切透澈宇宙原理的科學家亦不知道。但是，人類這種由小而大，由局部而全體的偉大的觀念總是在引導着人類走上那進步的道路。我們不必急於預期，但我們總抱着無限的希望。

一九四七·二· 南京

定閱諸君：

凡有查詢及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海濱 李慕白

四個鐘頭的飛行，我們終於在達達機場 (Tata Airfield) 降落。這兒與華盛頓比較，顯然是另一個世界，四個鐘頭以前我們還在度着冷酷的嚴冬，四小時以後我們便生活在初夏的天氣裏。西潘比 (West Palm Beach) 能夠成爲美國富翁遊樂之勝地，其原因即在此。

飛着公司預備的汽車，我們一直到潘比飯店 (Palm Beach Hotel) 歇下，這個旅館的規模與設備都相當可觀：祇可惜房金太貴，一套連浴室的房間，每天索價竟至三十美元之多，實在駭人聽聞。

我在房裏等候着莉麗，我並不感到心焦，因爲坐在窗前可以一直望到那遙遠的海，和那蔚藍的天空，還有那白熱的太陽和曬得發着油亮的樹。這真是一個美的天國，一座南美的天堂。窗外悠悠吹進那溫暖的海風，那些尖屋頂的哥治式的紅色的房子，點綴在深綠色的樹叢中，還有那兩三成羣的海鳥在低空颯展着潔白的長翼，這些，都使得西潘比成爲幽雅與溫和的象徵。我端坐在帆布椅上，被這美麗的景界吸引得神往，使我更領悟到自然的眞實，我輕輕地吁了一口長氣，我的眼懶懶地望着遠處的海與天，想到在國內的那那可愛的孩子，她這時也許正在惦念着她的爸爸，她也許這時正在朝着窗外暗自流淚；她雖然祇有七歲，但她的智慧却早已成熟了，我知道這是命運促成她的。於是，一個孩子的影子突然浮現在我的眼前，那捲曲的髮，那圓黑的眼，那蘋果的臉和那小小的唇，這一切，都使我無限的想念，想念我那孤苦而可憐的孩子。我的眼模糊了，窗外的景緻也跟着起了變化。我想，這種情形難道就是沙士比亞所謂的「慈愛的流露」嗎？我不相信這一種說法，我祇曉得這是一種自

然的感應，這感應已使我陷於幻滅的深淵。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我的沉思，不等我回過頭來，莉麗便已站在我的背後。我聽見一種充滿了希望的聲調：

「你很快樂罷？」

「唔……」我沒有回頭去看她。
「你在想什麼？」她站在我後面說，我覺着她的

手已經按放在我坐的椅背上。
「沒有；我正在看那遠處的海。」
她沒有回答我什麼言語，但她却漸漸地走到我的

「你的臉上有眼淚？」

前面，當我們的視線正接觸着的時候，她的眼光突然變得很驚奇的注視着我。她輕輕地說道：
「你的臉上有眼淚？」
她的音調有一點顫顫，我看出這時現着十分

促不安的神情，然而她却變得更美麗，更溫柔。她的眼中放射出溫情的光芒，她那微微顫動的唇和那捲曲的頭髮，使我想到羅蜜歐與朱麗葉一劇中在晨光熹微的庭院裏的陽台上幽會的女主角。誰也不能否認，她的心情是歡樂，是恐慌，還是懺悔？

「你不必奇怪，我剛剛想起了我的孩子。」我說着便站了起來，讓她挽着我的手走出了旅館。

我們僱了一輛街車一直馳赴海濱。在車中我們的話題已經轉到天氣和風景上去了。到海濱浴場時，祇見那許許多多老的少的男男女女裹着大部份的身體正在海邊嬉戲遊玩。我們匆忙地換了游泳衣攜手走在熱烘烘的細沙上，太陽熾熱地晒在我的身上，使我們忘了這正是嚴寒的冬天，我不覺輕輕地吐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兒真是天堂呵！」

我把我的手捏得很緊，她笑得那麼的高興；祇見她在淺淺的海水裏跳躍着，浪花濺滿了我們全身。她穿了一身近來美國人認爲最時髦的游泳衣——兩個乳罩和一條三角褲。她那健美的身軀，圍着那件白色的游泳衣，在白熱的陽光照耀之下，已然變成了一座大理石的美麗的神像。

在浪花飛濺中我們各自走到海水深的地方去游泳，她那熟練的游泳技術和那標準的姿勢不得不令我感到驚奇。

「快過來！」她浮在水上突然叫着。「我們就從這裏仰泳到海邊去。」

我慢慢地浮了過去，仰臥在她的左邊，我們像躺在柔軟的鴨絨毯上，讓微波把我們推向海邊。在這不到兩百碼的距離中，我一直在傾軋地仰臥在海面上唱着一支德國的歌；當她唱到「富在海上不如窮在陸上」(Better poor on land than rich at sea.) 這一句的時候，她突然間停住了，並且問我道：「你覺得這句詩怎麼樣？」

我說：「這簡直是一句格言；我佩服歌德對宇宙的認識太深刻了！」

說到這裏，正有一個大的橡皮水球落在我們的旁邊，濺得我們滿臉是水，幾乎睜不開眼來。我們同時翻過身來，原來我們已經游到了海邊，那些玩水球的人都望着我們大笑起來。

我們走上了沙灘，在招待人員事先給我們預備的那一把龐大的花傘底下躺了下來。她一躺了下來便說：

「我們現在是在陸地上了。」

「是的，我們就應該很滿足了。」

「不過，我的心却仍像浸在海裏。」
「爲什麼？」我坐了起來，給她一杯冰汽水。她仍舊沒有回答。於是我又說：「爲什麼要這樣消極？人生祇有短短的幾十年，我們應該隨時尋求快樂，我們要善用這短促的人生。莉麗，我求你把眼光看得更遠一點，我知道你是一個熱情的人，上帝決不會辜負你的。」

「謝謝你的請求！」她也坐了起來，喝着汽水，很悠然自得的樣子。她的眼望着很遠的海，她像在凝思，像在回憶，也許她已陷入了一個幻想的深淵。

我們就這樣談着，輪着又坐着，在這黃熱的沙土上。後來她戴上了黑色的眼鏡，站了起來，她說道：「海裏雖然不好，但我們還是不能缺少牠呵。」於是我們又繼續地去游泳，瘋狂地嬉笑，像那些所有的海濱的遊人一樣，把一切的事都忘記了。

傍晚時分，我們在海濱飯館用過晚餐，便租了一隻游艇到月亮河 (Moonlight River) 去划船。月亮河是在潘比以西的一塊幽靜的地方，其名雖叫做河，其實就是美阿美 (Miami) 海的支流。河面闊約三

十公尺，兩旁柳蔭密佈，河流彎曲蜿蜒，水底飄長着墨綠色的水藻，浮船在這平靜的河上，具有着無限的詩意。

如果這時我們仍在華盛頓，則必須株守在生着水汀的屋子裏不敢出去，哪能在河上划船，更哪能欣賞這幽美的月色？今晚的月亮雖然不時被烏雲遮住，雖然只是半圓地隱約地時現時沒，但這月亮河面的反光，却充分地顯示着一種幽暗與靜穆的美。

我們相對的靠在船上，我們慢慢地撥動着木槳，波光反映在她的臉上，聽她輕輕地哼着一支南美的歌曲；不知那一隻船上正在奏着吉他，那顫動的音調，和合着她輕輕悠揚的歌聲，在這波動的河面，幽暗的月色之下，我不得不閉上雙眼，靜聽着她吐出一句句的美麗的詩：

我愛經過在這夜之海上，
烏雲裏擊着竊笑的月亮，
杜鵑的哭訴，六絃琴的抑揚，
這些都難免引起我的遐想，
呵，憂鬱的遐想！

她的歌聲停住了，但那吉他的彈奏仍未停止，那淒涼的音調使我們陷於更深的惆悵。我們的船已飄流到柳叢之中，月亮這時雖已衝出了雲圍，但却被柳蔭遮住了。

在經過了相當時間的沉寂以後，她終於先開口了！
「Paul」。她第一次喊出了我的名字。「假如有一個人爲了難言的苦衷而對她所愛的人說了謊話，是不是可以得到寬恕的？」
「當然可以的。」我不加思索的給了她這一個圓滿的回答。

「唔……」她沉默了一會，又說：「聖誕節的那一天，我……我對你說過謊的。」

「我？」我不禁驚奇的叫了出來。我們似乎有點過於緊張，但我却極力地做出十分鎮靜的樣子。因爲我自己很明白，我決沒有資格來接受一個女人的愛，更何況是一個懷熱情與希望的女人。我瞭解莉麗，勝於瞭解我自己；我知道她會遭到很重的精神上的打擊，我也知道她正在好奇地追求她的愛。她需要安慰

，需要體貼，更需要熱烈的愛情。事實上她的確如此。我應該立即糾正她把我當作一她所愛的人。這一錯誤的觀念，我不能使她遭遇到更深的痛苦。但是，我當時是感覺到多麼的徬徨不安，我恨我不能想些話來安慰她，我幾至無話可說，我們中間顯然已隔了一條鴻溝，一條多麼寬的鴻溝啊！

「我現在要把實話告訴你。」她躺在船橋上，用她的雙手托住她的頭，她的雙眼直望着天，她的眉緊鎖着，她好像正遭遇着一個慘痛的回憶。「瓊斯是我第二個丈夫，我並沒有同他結了那麼些年的婚；我們是去年冬天才結婚的，到前幾天的聖誕節才離婚。」她停頓了一下，又喊了我一聲名字，說：「你不會奇怪罷？」我搖搖頭，我用眼釘住她不放，希望她繼續地敘述着這一個神秘的奇蹟。於是她接着說道：「我第一個丈夫是賀洛克少校，他是剛屬於美國陸軍的空軍，一九四三年他在中國戰場失蹤的，據陸軍總部的通知，他戰死的可能性已佔百分之九十九，也許他是死了。不然，現在德日投降這麼久，不會找不着他的。不過，我的心中始終存着一個希望，這希望便是他還在這個世界活着。我常常禱告上帝，希望我的希望不會錯。」

「我也希望如此。」我同情地補充了這一句話。這時她沒有做聲，像在想着什麼。月亮從柳蔭中透射了過來，照耀着她那發亮的眼睛，那幾顆掛在她臉上的淚珠。吉他的聲音也漸漸地近了，原來那也是一隻遊艇，上面坐了一對男女，那男的正在彈着琴，小船隨着微波飄浮，月亮映在他們的臉上，那兩個微笑的面孔，充分地顯示着他們正沐浴在愛河中，他們似乎不懂得痛苦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至少，在目前他們是不會感覺到的。

我把我們的船慢慢搖出了那垂下的柳叢，離那一隻奏着吉他的船不遠，跟着他飄蕩前進，哀婉的琴聲在月夜的水上如泣如訴。我望着她那痛苦的样子，我覺得我應該有所表示；但是當一個人要證明他的深摯的友誼並不是愛情的時候，那是一件多麼困難的工作呀！於是我便回身與她坐在一起，我輕輕地用手托住她的手掌撫摸着，我說：「我很同情你；不過假如我處在你的境遇，我一

定很快樂，至少，我不會痛苦。」這時，她的雙手突然把我的手握得很緊，她的手心是那麼的熱；是熱情的火正在燃燒着她嗎？是一種下意识的希望鼓勵着她嗎？我對於這一種事實，祇感着困憊，我的心在矛盾中跳動，我幾乎無法克制自己。

「莉麗。」我輕輕地喚着她。「希望我們的友誼能夠使我們更快樂，特別是你，你需要快樂。」我特別把「你需要快樂」這五個字說得特別的重，想引起她一些反應，然而她那雙緊握着我的手却漸漸地鬆了下來，我想我的話是多麼笨拙啊！我覺得我十分的窘迫，我不能向她傾吐更好聽的話了。

走在我們前面的船已經靠岸了，我們也就跟着她攔了岸。當我把她扶着走上那岸上的石級的時候，她無力地幾乎整個的身子都倒在我的懷中。

回旅館時已是夜深十二點多了。我送她到她的房門口，當我吻過了她的雙頰，她用極低的音調道了一聲「晚安」，這兩個字一直在我的耳邊響着，在我未入夢境以前。（海外憶之四）

本刊第一卷

合訂本

上册(一至十二期)

下册(十三至廿四期)

每册售一萬二千元

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

欲購從速

觀察文摘

和平何以會死了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時與文第三期

從今天來說，和譚最後失敗不是一件奇事。而在去年一月十日居然能開政治協商會議，反倒可算是一個奇跡。我是參加該會議的一人，當時忙於開會，不暇細想；今天回想起來，却宛如一夢。不過這個夢却是預先有人在暗中安排着的。到了今天，一切大白；協商的失敗是邏輯的；成功例反變為奇蹟了。

當時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何以政協會必須急急忙忙的閉會。雖曾有第一次延長兩天，第二次延長一天，但許多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對於這些未得解決的問題，只對當時能再延長二三天，我相信都可以全部解決了。舉例言之，如國府委員名額的分配，行政院各部的分配，以及憲法草案上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具體方法與地方自治的具體內容等等，都是被遺留在外，沒有得最後的決定。可以說關於政治第五項決議，只除了和平建國綱領一項以外，其他四項每項都留有一些「未完」作

尾巴。於是政協決議遂變為一個本身有漏洞的東西。

到了今天，更證明這樣的做法是根據於有一個事實存在背後。大家都知道近代國家之所以成為近代國家，即在於其政府是人民的工具，為了人民的需要而始設立政府，我名之曰「職司政權」。古代都是帝王制，以土地與人民以及國家全視為他一人之私產。此即所謂「家天下」，我名此為「絕對政權」。職司政權恰如一架機器，人事更動不致把機器完全變化了；古代性的政府則建築於自然之上，其人的性格與脾氣尤有決定力。由絕對政權而改為職司政權，這是一件最難的事。

須知絕對政權是不可分割的；只有職司政權可以分配而得聯合。由此便知國民黨的現政府對於讓出政府中一部分的問題，無論如何是有無限度的超過了其限度，便是把他的絕對政權分割了。古代式的政府一經分割，立即倒坍。所以國民黨認為聯合政府是他們的生死關頭。無論如何不承認聯合政府，而只承認擴大國民政府基礎，就是為此。國民黨有要維持其不可分割的絕對政權的苦衷，而又不能出之於口，於是種種的花樣，但花樣雖多而百變不離其宗，此即國民黨的「以不變應萬變」與「以萬變應不變」是也。

大公報的王雲生先生說中國有三條路：一為十月革命，一為南北朝，一為政協（見「觀察」創刊號）。據我觀察，現政府於國大開幕以後已決心不走政協的路了，寧願劃若干地方給共產黨。當然在形勢上不類南北朝，然而亦有一些具體而微。因此我們便知國民黨的考慮是寧願南北朝而不願聯合政府。

關於國民黨方面，有些人往往來問我政府對於和談究竟有無誠意？我以為與其問政府對於和談的態度，毋寧問國民黨對

於政府性質的改變有無決心。使我最發笑的是：青民兩黨居然要求實行責任內閣制。共產黨以數省土地，數十萬軍隊，想換取這個都不可得。所以不論青民兩黨說得如何天花亂墜，而國民黨所肯讓與的總是在他的絕對政權所容許的限度以內的。

其次我們要說到共產黨。我以為共產黨在協商上有一個障礙，就是他們的心。我於此又起一個怪名詞，曰 *soviet mentality*。須知蘇聯自革命以後，經過常年的封鎖，遂視外界全似敵人。共產黨經過十八年的顛沛流離，其情形亦復相同。所以他們的心理都不免於失常，總是疑心人家要來謀我，對任何人很難辦到完全相信到底。著者每次與共產黨人談話，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他們的猜疑往往超過所應顧慮的程度。所不幸的是：自政協以後，事件事情都反而加強他們的猜疑。他們愈得事實的證明，於是其猜疑愈率不可破了。他們的疑心病一深了，遂以為一切皆不可靠；唯一的可靠者只是武力。所以使共產黨走上唯武力是信的路上去。政協的可貴處，就在於那個時候尚能把共產黨拉回來。政協的失敗，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是中國國運上的頂大的損失。

為國家前途計，必須把共產黨這種心理設法使之淡褪。因為民主主義的社會必是一個異質的結合，必須各個異質共存而互讓，隨時有的要求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卒致調和，以無斷於統一。彼此思想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方面不同，而能辦到互信，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要經過訓練。我對於政協在當時本以為一勞可以永逸，亦只是認為可以作為一個訓練的開始而已。

雙方互不相信而要締結一個契約，則必須有中人保人在中間。彼此雖不相信而對於中間的保人却都是相信的。具有這

樣的中人保人的資格的，自然是在國際為盟邦，在國內為第三者。最理想的辦法是：（一）國際的中保與國內的中保完全聯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力量；（二）國際的中保亦不限於一國，凡能為國共雙方為信任的都可邀約；（三）國內的中保即第三者又務必儘量把國共以外的各方面都包括在內。這個理想却因為國際間不能大公無私，國內衷衷諸公沒有遠見，以致未能實現，幸而退一步的辦法居然一度嘗試了。這就是美國的調停。在其初，設立軍調部好像是要認真的幹一下，却不料一着不慎，致留了火種。這星星之火後來竟致燎原。這個火種就是停戰協定上的一東北除外。對於這一點，可有三個說法：一說是馬歇爾出於一時的疏忽；一說是馬氏上了中國人的當；一說是美國人於此確具有私心。我們不必參加揣測，但僅就事實來論，這確是美國自己把其中人保人的資格弄丟了的開始。自此以後一步不如一步，美國的中人保人的資望與信用乃漸消失。

但中國國運的悲劇還不僅這一方面。國內在國共以外的第三者人羣中，不論政團或個人，很少有真正了解這個神聖使命的。他們雖都樂於在這個「和談」的舞台上上一現身手，却始終不知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始作俑者當然是青年黨另舉代表表五名在民主同盟以外。到了今天，姑不論青民兩黨對於民主是否另抱有與眾不同的特別解釋，而在乎和勢力一方面，已將其中人保人的資格自行收斂起來，則是不可諱言的了。

所餘的只有一個民主同盟，亦大感孤掌難鳴。原來在第三者一類中最好包括比較偏左的與比較偏右的。偏右則國民黨對之有信任；偏左則易於對共產黨說話。但自身却必須綜合，成為一個單位。必須如此緣故，就是因為沒有一個中間者，不

論是團體或個人，而能為國共雙方同等信託的。所以第三者必是一個複雜體。就因為這個緣故，悲劇與不幸乃產生了。民主同盟自始不為外界所壓迫。壓迫的目的在惟恐其不偏左。須知在國共的中間這箇使有極大的十分強大，完全獨立，却與平穩很有決定的作用。凡處心積慮務使中間勢力左右兩分，不使其存在，便是好戰與反和平的確實證據。著者在政協會中除對人民爭自由外很少發言，後來亦不萬不得已不說話，不外乎總想不要因為個人言論而致民盟在國共橋樑的地位受影響。

可見平穩的失敗，論起責任來，恐怕第三者一類中有些人是不能逃避的。總之，今天平穩失敗了，分析其中各因素頗為複雜。國民黨維持其實質上的絕對政權，一也；共產黨因其疑猜心理，要求過分擔保，二也；美國人自毀其調人資格，三也；第三者中多數不了解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四也。有這樣的四種不應下的情形，則這個七巧圖絕對拼合不成，乃是當然的了。

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

原作者：張東蓀

原刊處：三月三十日文匯報

我在去年六月間曾撰一文，題為「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所有之反應」。我當時建議：中國所有的民主人士，應該以廣大的人數，堅決的態度，向美國明白表示：我們只反對美國以中國作反蘇基地這一點；倘美國變更了態度，我們對於美國的任何援助都願歡迎。換言之，我們決不是無條件的反美，亦決不是無條件的親美。

我在那篇文章上還提議組織一個訪美團，其中人士必須包括各種民主團體，尤其要有中共在內，去訪美國的朝野，在美國煽起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運動，必須讓美國朝野人士大多數都知道下列兩件事：

一、中國的反動派想利用美國的恐蘇心理，加緊製造美蘇的尖銳化，意圖自己在亞替美國擔任反蘇先鋒隊。這件事不但於美國有大害，而且亦是無濟於事的。這些反動派既腐化又無用，只能替美國在太平洋岸樹下大禍，使美國受害，而決沒有絲毫能力替美國在亞洲作反蘇的屏障。美國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以軍火與物資金錢幫助他們，實無異於把軍火金錢等都拋在大海裏。因為這是一箇永久填不滿的坑。

二、中國的民主人士願意以至誠至懇的態度向美國保證：絕對但保中國於和平成立以後不會偏向到蘇聯一方面去。即無論如何不會投入蘇聯的懷抱。這個保證的用途，在於使美國真正放心。

這二點合起來只是一個意思，即中國民主人士必須挺身出來，在一方面挽回中國自身的悲劇，在他方面預備未來的世界大戰。因為中國問題確是已成世界問題的一部分；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完全採取這個世界性的觀點，根本忽視中國本身的福利，專打它自己的算盤。在這個情勢下，中國人必須自己起來以謀挽回這個劫運。所不幸的是中國當權的人，不但想使中國處於超脫地位，乃反而想促進他們的尖銳對立。這些人曾經在抗日戰爭中因為別人的勝利變為自己的勝利，得到極大的便宜，現在又想如何泡製，再來一個坐享其成，這完全沒有把國家與民族擺在心上，純是出于仇恨共產黨的心理。但中國沒有絲毫理由反蘇，亦決再經不起另

一世界大戰，這是稍有知識與良心的人所無不公認的。所以要希望從中國現當局一方面起來作這個消弭禍患的工作，乃是與虛謀度。不得已則只有中國人民，愛好和平與民主的，自己站起來從事于斡旋，消極的方面有一點：即務求美國取消以中國為反蘇基地的企圖。中國不要對美蘇同等親善；中國只求不反蘇，對美則可作親善一些。或可說親美甚於親蘇。因為蘇聯沒有餘力以資助中國和平後的建設，所以在積極方面，中國希望於美國者甚多。中國今日對美與對蘇的接洽，這是中國人應得知道的。根據此義，著者個人向來不贊成感情論調的條件反美，以為應該出於理性，向美國切實表明我們的態度。就是說，我們反對在中國未得和平以前美國有任何的援助，因為這些援助只是虛耗於戰爭，不能用於建設，在美國是等於把金錢的資拋在海中，而在中國却反增加災殃與苦痛，這乃實是損人不利己；而在其反面，却又必須說明，在中國和平以後，不但歡迎美國的援助，而且美國如不即來，而中國亦要竭力去請求。

我未嘗不知道美國當局是抱有偏見的，他們寧願反動，寧願與法西斯餘孽為好友，而不願見進步的勢力抬頭。實由於他們有一種誤會：以為進步的勢力總是與蘇聯有利或無不緣。我們必須從言論上，從事實上，把他們的這種誤會打得粉碎。從反面來講，我們千萬不可因為不憤之故，反而增加他們的誤會，換言之，即使他們對於這莫須有的誤會反而得到若干似是而非的證明，遂益信以為真了。果真致此，這不僅是中國的不幸，亦是美國的不幸。為了世界和平的前途，我們中國人實有喚醒美國人的迷夢的義務。

根據這些意思，我遂主張中國民主人士應有訪美國的組織。可是現在我的意思稍稍變化了。我主張中國民主人士，不但必須組織訪美團，向美國澈底說明明白，並且還得組織訪蘇團，亦向蘇聯表示我們的真意。向蘇聯說明却向美國朝野頗有不同的是在不反蘇的條件下親美，蘇聯必須諒解這一點。

以前我主張訪美團的分子包括中共，現在我却以為可以不必要中共在內，因為以前畢竟是一面和談，一面戰爭；現在則是全面戰爭，沒有和談，情形與以前截然不同。就以往的情形論，美國對華政策愈趨於反動固然是由於美國對全世界的關係與其制約的企圖所決定，但中共對付美國未能輕重得當，亦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他們雖對於機械亦常有所警識，但仍不免陷於太機械的毛病。而且中共估計國內反動派有時過高，有時過低，其估計美國對中國的關係亦是時失之過高，有時失之過低。最壞的流弊，就是反而把美國人騙到偏於中國反動派一方面去了。這個情形中共往往自己是不覺察的，其實反動派却是在那裏欣然色喜。

我以為治病當先從病源上着手。今天中國國共衝突已經是不得了了，而其背後却又伏着一個美蘇對立，更是不可開交的。如果要靜養美蘇自己來緩和，那又未免太被動了。所以中國人應該鼓起自信心，不要自己以為渺小，要毅然決然集合力量，衝破這個難關，先從美蘇各別疏通與說服入手，採取主動的態度，對於雙方作切實的保證。倘使美蘇的關係能清理出頭緒來，我相信國共的關係亦不難得到解決。我始終相信人類前途仍舊是繫於理性，武力是不能有辦法的。即以中國論，國共雙方的軍力要想起決定性的變化恐怕都不容易，即使能起變化，亦仍不能真正解決

我未嘗不知道美國當局是抱有偏見的，他們寧願反動，寧願與法西斯餘孽為好友，而不願見進步的勢力抬頭。實由於他們有一種誤會：以為進步的勢力總是與蘇聯有利或無不緣。我們必須從言論上，從事實上，把他們的這種誤會打得粉碎。從反面來講，我們千萬不可因為不憤之故，反而增加他們的誤會，換言之，即使他們對於這莫須有的誤會反而得到若干似是而非的證明，遂益信以為真了。果真致此，這不僅是中國的不幸，亦是美國的不幸。為了世界和平的前途，我們中國人實有喚醒美國人的迷夢的義務。

問題。說至此，請插一段關於莫斯科會議的話：

我揣測蘇聯的動機決不是要干涉中國，乃只是要干涉美國的片面援華。美國只允以書面交換情報，就是表明不想受議決的約束。換言之，美國仍想保留其援華的自由。蘇聯第二步對策是甚麼，今天尙無法預料。不過即此而論，情形已十分明白了。萬一蘇聯能給美國以保證，使美國在東亞放棄了疑慮，同時仍主張切實實行前年十二月的三外長決議，要求美國徹底來辦，我想局面或可好轉。反之，以蘇聯的力量制衡美國，恐怕要激起一個尖銳化來了。於是各趨極端。本來國民黨已趨極端；共產黨亦跟着趨了極端；倘再加上一個美國的趨極端與蘇聯的趨極端，則這個世界便非人類所能住的了，中國便成爲一大悲劇的導演場所，而人類的末日與文化的淪亡或將從此開始。可見中國人對於世界所負的責任實在大到無比，真是全世界的安危與全人類的存亡都繫於中國人的如何自處了。

但爲美國計，美國應該自動發起三國共同調解，須知三國調停的建議，不使由俄國提出，亦不使由中國的任何方面來提，因爲中國問題的迅速解決，終是與美有利。國民黨反對此事，是怕吃虧，其實是誤會了。只要有美國在內，對於國民黨決不會有太大不利。國民黨應該了解把共產黨拉入聯合政府使中國統一而不親蘇，在美國看來，還是與它有利的。反之，國民黨從事於長期內戰而要它來作無底的供給，這在它却是有害。所以美國與國民黨之間是有距離的。我的意思，以爲三國共同調停如不能實現，至少亦須辦到三國共同保證，即對於將來和談的結果共同來作擔保，這樣則對於國共雙方都能起其信任。

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似乎已看

見其關鍵所在，我在去年三月間見到馬歇爾製訂並簽字的整軍方案，我大喜，以爲他居然得着此中三昧。後來因循復因循，又見他上廬山，我乃知此老又迷惘了。

老實話，如果真認定整軍方案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便應得以全力貫徹之，在他處不得不有極大的遷就。須知有所取必有所予，共產黨在政治方面不有相當的獲取，則其對於軍事方面決不肯作重大的讓步。今要它在軍事上讓步，則在政治上必先放寬尺度；乃馬帥對於這一點毫不明白，以致爲國民黨玩弄於股掌之上。如綜合小組之必須重開，否決權人數之不容變更，國大開會期之必須各黨同意，這些政治問題，馬帥以其爲中國內政，不敢堅決表示態度來幫助民主派，其實他應知道政治與軍事是不可分割的；他既與開了軍事，便有何法能不與開政治呢？所以有些人總不免以爲這樣是故意使國民黨得到便宜。以政治的「予」換得軍事的「取」，在美國固有利，所不利者只是國民黨，美國又何必爲了一個國民黨而使世界永在不安定中呢？豈不太笨麼？今天說一句馬帥所不願聽的話，他的努力最後所以變爲徒勞，完全是由於他自己做的。不過這樣却把中國害苦了。當時美國人如能堅決把定整軍方案，同時又以極大的壓力使政協決議不折不扣實行，中國問題可說已得解決了。現在他老先生走了，臨走又發一聲明書，把雙方臭罵一頓，然而却在明眼人看來，總不能因此就把他的責任洗得一乾二淨。

我以為爲解決這須繫鈴人，中國問題還有一線的挽救希望，這只在於美國是否大覺大悟，馬帥的意思是不想故意留給雙方一個時間讓他們大擠一下，雖不可知，但長此下去，又不願意他國來共同調處，其心又何居呢？我們以爲共產黨的兩個條件不足爲障礙，只要美蘇關係打開了，能

影響及到國民黨，則一切均好商量。美國如果真以爲國共兩黨在性質上絕對不能合作，只有使國民黨民主化，把共產黨捆在聯合政府以外。我敢說，這是一個勞而無功的把戲，又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想法，須知苟無各黨一致參加政府，則國民黨一輩亦不會民主化。不把共產黨拉到大都會大城市來，則其性質不會改變，把它留在外邊終久不會得到平安。所以今天的問題其核心就在於使國共兩黨同時變化其性質與作風，使國民黨改去其法西斯的獨霸實

，使共產黨改去其過激黨的革命性，則莫妙於創造一個環境，這個環境對於他們雙方都有相當的壓力，以逼迫其不得不自行改變。環境一天不變，自由份子絕對不會能抬起頭來，在國民黨高壓下面然自由份子失了能力，而在國共戰爭中自由份子尤無法施展；這個環境就是政協所定的聯合政府，美國未以全力幫助中國愛護政協的人士，使凡想破壞政協者皆無由得逞，這正是美國雖謀解決問題，而實缺乏眼光。

今後美國如真覺悟了，應該配合起中國人來，重新拉回政協的老路，自動把英蘇兩國拉來作共同的担保，我相信其效力一定很大。美國應該徹底了解片面援助國民黨，縱使永久下去亦終解決不了問題。走回政協老路在美國決無任何不利，除美國外，中國的各黨亦應知道政協已經分配定了，那一個黨再想於其應得者以外，多要一點，那是不行的。同時中國人應當自己起來，打破美國對蘇聯的恐懼與猜疑，同時消除蘇聯對美的不安與防禦，歡迎蘇聯來加入擔保的工作，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如果真實行十足英美的民主，那是事實上亦辦不到的，但決可保證中國絕對不會採取蘇聯式的政制與生活方式，美國總可以放心了罷。萬一天心悔禍，真能走回政協老路，我主張否決權可純粹給予共產

黨；民主同盟應該完全在野，因爲今天實在應該留有一個在野的政團來從事於批評與監督，不僅國民黨需要嚴正的督責，即共產黨亦需要公平的批評，現在因爲向國民黨爭民主，我們對於共產黨自然有很多的保留。但將來在國共停止衝突以後，便更見得有中立性言論的必要了。

我願意中國人用理性來考慮我這制建議；我願意美國人恢復其遠大眼光來玩味我這種言論。

附記：近來一連氣兒作了三篇文章。做事時不想說，不做時便想說，胸中積悶，至此可謂一吐爲快。讀者倘能把三篇文章合起來看，尤能得我的真意。本人向來在政治上苟有主張，總是獨往獨來，所以雖雜籍於民盟，而所說的話却不代表民盟，讀者千萬不要誤會。

提高稿費

本刊稿費，自四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元；此啓。
五月（籌備時期）至九月十五日爲千字四千元。
自十一月一日起爲千字四千至八千元。
三、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三十六年一月月底爲千字八千至一萬元。
四、三十六年二月一日起至三月底爲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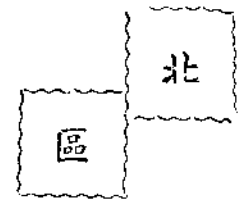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鼇頭渚 惠山 錫山
-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 松江 佘山
-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 問訊處**
-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 營業所**
- 上海電話：四五五二一號
 - 南京電話：二二二八〇號
 -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老 大 房

特聘名師 精製各種

西點 糖果 茶食 燻魚

地址：上海四川北路寶興路口
電話：四四九〇四號

批 發

糖果 罐頭 洋酒 餅乾

請到 廉物美

乾 泰 號

地址：上海八仙橋六一號
電話：八四三九六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